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破 產 者

邊 孫 著

郭 智 石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破 產 者

著 孫 邊
譯 石 哲 郭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劇中人

漢銀錢爾特

錢爾特太太

范爾鮑克

西納

錢爾特的女兒

中尉哈馬

西納的未婚夫

薩納司

錢爾特親信的書記

傑克勃遜

錢爾特釀酒廠的經理

貝蘭脫

律師

經紀人

劇中人

牧師

泊蘭姆

海關的職員

林特

費尼

凌

何姆

牛崇

牛遜

番兒勃

客人

第一齣

第一幕

佈景——錢爾特家裏的坐起間直通走廊，走廊兩邊，飾以花草。廊外就是海，海中島嶼林立，沿着海岸，來往的船隻，歷歷可見。這是很熱的夏天。一隻樣式很好的快艇張着帆，泊在走廊下面的右邊。這間坐起間布置華麗，放着許多花草。牆的左邊，有兩扇法國式的窗子；右邊有兩扇小門。一張桌子放在當中；許多圈椅、搖椅放在四圍。右邊的前面放了一張沙發。中尉哈馬倒在沙發上，西納坐在搖椅。

哈馬 我們今天做什麼？

西納 (她自己搖椅) 唔！(一停)

哈馬 昨晚坐船很痛快的。(打呵欠)但是今天要晒。我們去騎馬麼？

西納 唔(一停)

哈馬 我倒是在沙發上太熱。我想要走動走動。(站起來，西納一面搖椅，一面低聲唱歌。)西

納請你彈琴給我聽。

西納 (把她的話當着歌曲的唱)鋼琴壞了。

哈馬 那末，請你讀給我聽！

西納 (如先前一樣向窗外看)他們把這些馬去游泳。他們把這些馬去游泳。他們這些馬去游泳。

哈馬 我想我也要去游泳。或者等到吃點心時候。

西納 (如先前一樣)那末，那時我的胃口很好——胃口——胃口。(錢爾特太太從右邊慢慢地走來。)

哈馬 你看來很有心事的样子。

錢太太 是的，我不知道怎樣辦。

西納 (如先前一樣) 我想你意是爲要宴會麼？

錢太太 是的。

哈馬 你要等人麼？

錢太太 是的，你父親寫信給我說費尼先生來了。

西納 (說話) 是的，這是最討厭的人。

錢太太 煎鮑魚，燒雞子這兩樣菜怎麼做呢？

西納 前日我們已經吃過了。

錢太太 (歎氣) 我們這裏什麼東西都沒有。現在市場裏也揀不出什麼好的東西。

西納 那末，我們差人到市鎮去。

錢太太 噯，這些飯菜，這些飯菜！

哈馬 (打呵欠) 無論怎樣，這是一生常吃最好的菜。

西納 吃，是的——但是不會烹調——我從來沒有烹調過一次。

錢太太 (坐在桌邊) 一個人能够烹調，常常想到新鮮的東西。

哈馬 我時常告訴你，你爲什麼不到旅館叫一個廚司務來呢？

錢太太 嘎，我們已經試驗過了，但是麻煩得很。

哈馬 是的，因爲沒有新菜，最好用一個法國廚司務！

錢太太 是的，不過要時常在他旁邊翻譯——但是這次宴會我沒有工夫在旁邊。近來我

才知道辦事這樣的困難。

哈馬 我一生沒有聽到如在這裏關於辦菜的事體這樣麻煩。

錢太太 你知道你從來沒有住過昌盛的商人家里——當然的，我們的朋友大半都是商

人——他們許多對於吃食一道都是很講究的。

西納 那是實在的。

錢太太 你今天穿那件衣服麼？

西納 是的。

錢太太 你每天換一件衣服。

西納 嘎，假使哈馬不歡喜藍的，灰的衣服，我怎麼辦呢？

哈馬 我都不歡喜你的衣服。

西納 真的，——我想你自己給我定一件衣服。

哈馬 同我一道到市鎮去，我給你定！

西納 是的，母親——哈馬同我決心再回到市鎮去。

錢太太 但是你從市鎮到這裏不過只有一二個星期。

哈馬 只有二個星期就覺得太久啊！

錢太太 (默想) 現在宴會的事體怎麼辦呢？

范爾鮑克遠遠地從走廊走來。

西納 (轉過看范爾鮑克。) 小姐請進來！

哈馬 (轉過來) 帶來一束花! 哈哈! 我曾經看見過的!

西納 你有麼? 你把這束花送給她麼?

哈馬 不, 我經過花園——看見這束花在范爾鮑克涼亭裏桌上。范爾鮑克, 今天是你的生日麼?

范爾鮑克 不是。

哈馬 我想不是。今天或者有別的宴會麼?

范爾鮑克 不是。(西納忽然大笑。)

哈馬 你笑什麼?

西納 因為我知道哈哈, 哈哈!

哈馬 你知道什麼?

西納 那個的手收拾這張聖臺啊! 哈哈, 哈哈!

哈馬 我想你以為是我的手麼?

西納 不是收拾聖臺的手比你的手還要紅！哈哈，哈哈！

（范爾鮑克把這束花拋在地上。）啊，在這樣熱的天氣不要笑得太厲害。但是這是很有趣的。他或者想到那個意思！哈哈，哈哈，哈哈！

哈馬 （笑）你以為——？

西納 （笑）是的！你必定知道范爾鮑克——

范爾鮑克 西納！

西納 ——她差了許多高貴的情人去做事體，但是仍舊免不了紅手人的注意——哈哈，哈哈！

哈馬 你以為是薩納司麼？

西納 是的！（手向窗門指出）那邊有一個犯人！范爾鮑克，他如少女般默想，等着你來，手裏握着你所捏過的花——如同你剛來的樣子——

錢太太 （站起來。）不是，他是等你們的父親。嘎，他要看他。（沿着走廊走出來。）

西納 是的，這真真是父親——騎一匹棕色的馬！

哈馬 騎一匹棕色的馬上啊！讓我們去向這匹棕色的馬請安！

西納 不——不去！

哈馬 你不去向這匹棕色的馬請安嗎？一位騎兵官的太太一定先愛丈夫後再愛馬。

西納 那末，他必定愛馬甚於愛妻。

哈馬 什麼？你同馬吃醋麼？

西納 噯，我很知道你歡喜我不及歡喜馬。

哈馬 來啊！（把她從椅子上拉起來。）

西納 但是我對於這棕色馬毫無興趣。

哈馬 好罷，那末我一個人去罷！

西納 不，我要去。

哈馬 （向范爾鮑克。）你也去歡迎這匹棕色馬麼？

范爾鮑克 但是我歡迎我的父親！

西納 (去時向後看) 是的當然的——我也歡迎我的父親。(他同哈馬走出去。)

(范爾鮑克走到最遠的窗邊，站在那邊向外去看。她的衣服的颜色同長的窗帘的颜色一樣，又一塊雕刻像及花把她蓋住使走進房裏來的人看不見她。薩納司走了進來，帶了一隻小鞍袋及一件大衣放在門後椅子上。他轉過來看見地上這束花。)

薩納司 這裏是一束花！她偶然丟在地上還是拋在地上呢？不要緊——這束花總是她拿過的，把這束花拾起來，並且接吻，打算帶去。)

范爾鮑克 (向前走來) 不要動！

薩納司 (手裏的花落在地上) 范爾鮑克小姐，你在這裏麼？——我沒有看見你——

范爾鮑克 但是我能看見你找什麼東西。你膽敢用花同我來搗亂，並且用你的——你的紅手？(他把他的兩手放在背後。)

你膽敢對我家裏各人以及市鎮上的人把我當作笑柄麼？

薩納司 我——我——我。

范爾鮑克

關於我什麼事體？你不想我應得人家一點的尊敬麼？假使你不留心一點，將你

趕出去！現在快走出去，讓別人進來。（薩納司一轉，兩手放在前面，沿着遊廊向

右邊走出去。同時錢爾特由遊廊那端走來，後面跟着哈馬，西納。）

錢爾特 是的，這是一匹好馬。

哈馬 好麼？我不相信我們國裏有這樣同樣的好馬。

錢爾特 我敢說你有沒有注意牠一根毛都沒有變過麼？

哈馬 多大的肺呀！這樣一匹美麗的馬——牠的頭，腿，頸，我從來沒有看見這樣一匹美麗的馬。

錢爾特 是的，這是一匹很漂亮的馬；（從遊廊看見這隻快艇。）你沒有出去坐船？

哈馬 昨夜我在島中坐船，今天早晨才同這些漁船回來，坐得很痛快的。

錢爾特 我很願有功夫也去坐船。

哈馬 但是在你的方面，這是不過一種理想，你真的沒有功夫麼？

錢爾特 嘎，或者我有功夫，但是沒有意思。

西納 你的事體怎麼樣？

錢爾特 不好。

范爾鮑克 （向前走來）父親，歡迎你回家！

錢爾特 我愛，謝謝你！

哈馬 事體沒有辦法麼？

錢爾特 現在沒有辦法，就是我了這匹馬的緣故。

哈馬 那末，你從破產中所拿出來惟一的東西就是這匹棕色馬。

錢爾特 你可知道這匹馬我花了三四千磅的金錢呢？

哈馬 嘎，無論怎樣，那是牠的過失！然而，假使事情愈加不好，你把牠變賣——牠是無價的！

（錢爾特轉過，放下帽子外套，脫下手套。）

西納 這是很有趣的看你們談馬談得這樣起勁。我想這是你們惟一的興味。

哈馬 是的，假使我不是騎兵官，我情願做馬！

西納 謝謝你，我是什麼？

范爾鮑克 嘎，我只願做馬鞍放在你的背上！嘎，我只願做馬鞭打你的腰部！

哈馬 嘎，我只願做花放在你的——不是，「手」不對。

錢爾特 (走出來迎接錢太太，她從右邊走進來。) 唉，我愛，你好麼？

錢太太 我看這樁事體愈加困難。

錢爾特 我愛，你常常有這些事體。有什麼東西吃麼？

錢太太 是的，東西預備好了等你來了。(一個女婢拿了托盤放在桌上。)

錢爾特 好啊！

錢太太 你要喝杯茶麼？

錢爾特 不要，謝謝你。

錢太太 (坐在他旁邊，給他倒了一杯酒。) 莫來家裏所辦的事體怎麼樣呢？

錢爾特 不好，我已經告訴你。

錢太太 我沒有聽到你告訴我。

范爾鮑克 我今天接到南娜莫來寄來一封信。她告訴我關於這樁一切事體——怎麼家

裏的人一個都不知道，直到法官來才知道。

錢爾特 是的，一定有可怕的景象。

錢太太 他有沒有告訴你做什麼事體麼？

錢爾特 (吃的時候) 我也沒有對他說。

錢太太 我愛！唉，你們都是老朋友啊！

錢爾特 噢！老朋友！他看起來好像失去知覺的樣子。他家裏的情狀我很知道。我再不願意

聽他向我訴苦。

西納 他家裏實在苦麼？

錢爾特 (仍舊吃着)了不得!

錢太太 他們怎麼生活?

錢爾特 當然的,好在債主沒有向他們逼賬。

西納 他們所有的東西,仍舊保存麼?

錢爾特 賣了。

西納 那些不值錢的東西——器具,車子,還有他們的——?

錢爾特 全賣了。

哈馬 他的錶呢。這是一隻最好的錶——比你的錶差一點。

錢爾特 當然,這隻錶將來要變珍寶。給我酒啊,我是很渴很熱。

西納 可憐啊!

錢太太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住呢?

錢爾特 住在一家船主家裏。兩間小房,一間廚房(一停)。

錢太太 他們打算做什麼？

錢爾特 有人組織俱樂部，已經着手捐款，在俱樂部裏莫來太太可以得到廚房的事體。

錢太太 這位可憐的女人還要多做廚房的事體！

西納 他們沒有通知我們麼？

錢爾特 當然的，他們通知我們；但是我們沒有留意。

哈馬 (站在遊廊) 但是莫來——他說什麼？他做什麼？

錢爾特 我告訴你，我不知道。

范爾鮑克 (他們談話的時候，她在房裏走來走去) 他已經說了做了很多的事體。

錢爾特 (吃飯之後，聽她的話，大為感動) 范爾鮑克你說那句話什麼意思？

范爾鮑克 假使我是他的女兒，我決不怨他。

錢太太 我親愛的范爾鮑克，不要說這種事體！

范爾鮑克 我的意思是這樣！一個人把他家裏弄得七顛八倒，不應得他家人的哀憐。

錢太太 我們現在要人哀憐。

范爾鮑克 在一方面意思是不錯的。但是我決不敬他愛他。他或者害我太厲害了。

錢爾特 (起來) 害你麼?

錢太太 我愛你飯已經吃了麼?

錢爾特 吃了。

錢太太 再不要酒麼?

錢爾特 我說我已經吃了。害你麼? 怎麼呢?

范爾鮑克 噫, 我想一個人被人害得最厲害的莫如虛偽的生活! 假定我是一個富人之女

——利用這個地位, 窮奢極欲; 一旦發覺我父親所給我的東西被人取去——
凡是他使我所相信的都是假的——那是一定的, 我的憤恨與慚愧真是到極
點了。

錢太太 我的孩子, 你沒有實驗過, 你不知道這些事體怎麼發生。你真不知道你自己說些

什麼！

哈馬 假使莫來聽到她的話，倒是很好！

范爾鮑克 他聽到他的女兒對他說了那些話。

錢太太 他自己的女兒啊！孩子，孩子，不是你們兩人彼此通信麼？上帝恕宥你們兩人！

范爾鮑克 上帝恕宥我們，因為我們都說實話。

錢太太 孩子，孩子！

錢爾特 這是很明白的，你不知道什麼叫作商業——今天成功，明天失敗。

范爾鮑克 沒有人說服我商業就是打彩票。

錢爾特 不是，正當商業不是打彩票。

范爾鮑克 實在的，我所責備的就是那種不正當的商業。

錢爾特 就是正當商業有時也有危險。

范爾鮑克 假使危險時期預先知道，有體面的商人一定使他的家庭，債主知道。我的上帝！

莫來先生怎麼欺騙他的家庭，債主！

西納 范爾鮑克常常談到商業！

范爾鮑克 是的，我對於商業從小就有興趣，我並不慚愧。

西納 你想你自己很懂商業。

范爾鮑克 不，但是你對於你所歡喜的東西，容易得點皮毛。

哈馬 一個人無須多大商業知識可以責備莫來先生所用的方法，這是大家很明白的。這

個方法就是他家庭也採用的！那個歡喜步莫來先生的後塵？想想他小姐的梳粧臺

啊！

范爾鮑克 他的小姐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願意聽人家罵她。

哈馬 小姐，你總允許我說一位富人之女沒有如這位小姐這樣驕傲，自誇——這位小姐

我是不能說的。

范爾鮑克 南娜並不驕傲自誇。她是很純正的。她的意思想到什麼就是什麼——正是一

位富人之女啊！

哈馬 她想做破產者的女兒麼？

范爾鮑克 一定的，她把她的手飾，衣服——所有零件的東西全變賣了。凡是她所穿帶的，她變賣了付自己的賬，或者答應將來去付。

哈馬 請問她的襪子有沒有變賣？

范爾鮑克 她把什麼東西都送去賣。

哈馬 假使我知道，我要去買！

范爾鮑克 是的，我敢說有許多人嘲笑她，還有許多流氓不要臉的去買。

錢太太 孩子啊！孩子啊！

哈馬 請問南娜小姐有沒有把她的安逸同別的動產一齊去賣？——因為我從來沒有知道安逸可以出賣。

范爾鮑克 她沒有想到要做工。

錢爾特（向范爾鮑克走來。）記着我們所談線索；你不知道生意人天天的希望——常常新的希望。希望並不是使他變成騙子。他或者過於純正——變成一位詩人，生活於夢幻世界之中——或者變成一位天才，人家看不到的地方，他能看得到。

范爾鮑克 我很知道事實的真相。但是，父親，你也知道。因為你所說的希望，詩，天才不是入不敷出的人投機麼？

錢爾特 要一定說他投機不投機那是很困難的。

范爾鮑克 真的麼？我想他的賬簿可以告訴他——

錢爾特 一定的，去查他的資產，債務。不過價值是流動的。他有機會投機，可以改變全局，雖然投機不能詳細說出來。

范爾鮑克 假使他的確負債，他所投機的是用人家的錢。

錢爾特 唔——或者是這樣，但是不是偷人家的錢——不過他用的錢是別人信託他的。
范爾鮑克 相信他可還錢，那是假的假定。

錢爾特 但是那筆錢可以救濟全局。

范爾鮑克 但是說誑話，騙人家的事實，那是不能改的。

錢爾特 你所用的言辭太粗魯了。（錢太太一二次向范爾鮑克暗示，但是她不理。）

范爾鮑克 那種事體，謊話只好瞞住。

錢爾特 但是你要他做什麼？攤開紙牌放在桌上給大家看，他自己同別人都破壞了。

范爾鮑克 是的，他應該照顧信託他的人。

錢爾特 在那種事體，我們每年可以看見一千次的失敗，並且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個的傾家蕩產。范爾鮑克，你頭腦清靜，但是思想太偏狹。看啊，報紙在那裏？（西納同哈馬隨便在遊廊談話，走上來。）

西納 我帶你到辦公室裏去。我不知道你要留在這裏。

錢爾特 噢，討厭這辦公室！請你把我的報紙拿到這裏來。

（西納出去，哈馬跟在後面。）

錢太太 (低聲的對范爾鮑克說。) 范爾鮑克，你爲什麼不聽你母親？

(范爾鮑克走出遊廊，倚靠廊邊，以手支頤，向外面看。)

錢爾特 我想我要換外套。噢，不，我要等到宴會的時候。

錢太太 宴會，我還要坐在這裏！

錢爾特 你等人麼？

錢太太 是的，你忘記了麼？

錢爾特 是的，當然的。

錢太太 (走出。) 我怎麼辦好呢？

(錢爾特一個人的時候，站起來又坐在椅中，臉上現出憔悴的樣子，兩手抱面歎

息。西納同哈馬帶了報紙回來。哈馬打算再走到遊廊，西納就把他拉回來。)

西納 父親，你在這裏。此地是——

錢爾特 什麼？誰？

西納 (詫異) 報紙。

錢爾特 嘎，是的，將報紙給我。(匆忙地展開報紙。這些大半都是外國報紙，他細查貨幣論文。)

西納 (同哈馬耳語之後) 父親!

錢爾特 (儘看報紙，沒有抬頭) 嘎，(自己很憂悶的) 再跌下，常常跌下!

西納 哈馬同我很想到市鎮姑母亞拉家裏。

錢爾特 但是你知道兩星期以前你在那邊。昨天我接到你的債券，你有沒有看過?

西納 父親，假使你看過了，無須再看。你爲什麼歎氣?

錢爾特 嘎，——因爲我看見股票跌落。

西納 唔! 你爲什麼對這樁事體煩惱? 現在你又歎氣。我覺得這是一定的。你對於所愛的人，他們需要什麼你不給他，那是多可恨的。父親，你不是對於我們這樣不好麼?

錢爾特 不，我的孩子，這是不能的。

西納 爲什麼？

錢爾特 因爲——因爲——唔，因爲現在是夏天，許多人要到這裏來，我們應該要招待他。

西納 但是，我知道款待客人是最麻煩的事體，哈馬也是同我一樣意思。

錢爾特 我的姑娘，你沒有想到我有時要做麻煩的事體麼？

西納 親愛的父親，你爲什麼談起來這樣嚴重，客氣說起來很可笑的。

錢爾特 嚴重，我的孩子，這並不是無關重要的事體，如我們做這樣大的生意人家，交遊廣闊，各處來的人都應該好好地招待。你可以代我多多招待。

西納 無論怎樣，那樣說起來，哈馬同我沒有一刻空的時候。

錢爾特 我想你們倆在一起的時候，大概要吵鬧。

西納 吵鬧麼？父親，這是不好聽的話。

錢爾特 假使你們到市鎮裏去，就不孤獨了。

西納 唉，在那邊情形就不同了！

錢爾特 所以我想——你這樣浪費金錢！

西納 (笑) 浪費金錢！我們做什麼？我們不是爲那樁事體麼？爸爸聽——親愛的老爸爸！

錢爾特 不要聽，我愛——不要聽。

西納 你對於我從來沒有這樣可怕。

哈馬 (以手示意，叫她停止，並且向她低聲說話) 不要響啊！你沒有看見他懊惱麼？

西納 (低語) 嘎，你可以幫我一點忙。

哈馬 (如先前一樣) 不能，我不過比你稍聰明一點。

西納 (如先前一樣) 你近來這樣怪癖，實在的，我不知道你要什麼？

哈馬 (如先前一樣) 嘎，沒有什麼——因爲我一個人要到市鎮去。

西納 (如先前一樣) 你做什麼？

哈馬 我要一個人到市鎮裏去。沒爲我討厭這裏。

西納 (跟住他) 你走走看！(兩人沿着遊廊向右邊走出去) 錢爾特看的報紙丟在地上，深

深地歎了一口氣)

范爾鮑克 (從遊廊向裏面看) 父親啊! (錢爾特驚起) 克里宜尼阿律師貝蘭脫先生在
那邊。

錢爾特 (起來) 貝蘭脫在那裏在碼頭上麼?

范爾鮑克 是的, (回到房裏來。錢爾特從窗口看出) 我告訴你的理由, 因為我昨天在麥
酒廠, 工廠裏看到他, 不久又在木行看到他。

錢爾特 (對他自己說) 那是什麼意思? (高聲說) 嘎, 我知道他夏天歡喜到各處參觀。今年
他到這裏來——無疑的, 他歡喜看看此地重要的實業。這裏沒有什麼東西看!
是你覺得一定是他麼? 我想——

范爾鮑克 (向外面看) 是的, 就是他。看啊, 你知道他的步式——

錢爾特 ——他的兩脚交叉走路的把戲, ——是的, 就是他。他好像到這裏來的樣子。

范爾鮑克 不, 他轉過去了。

錢爾特 再好沒有！（他對自己說，深思的樣子。）可是這個意思——？（薩納司從右邊走進來。）

薩納司 先生，驚擾你？

錢爾特 薩納司，就是你麼？（薩納司走前面來的時候，看見范爾鮑克站在遠遠的窗邊。他

現出恐懼的樣子，慌忙把他的兩手放在背後。）你要什麼？（范爾鮑克看到薩納司，於是由遊廊走來轉向右邊出去。）你做什麼？你等什麼魔鬼？

薩納司 （看見范爾鮑克走過他的身邊之後，馬上把放在背後的兩手拿出來，並且看她。）

在范爾鮑克小姐前面，我不願問你是否到辦公室裏去。

錢爾特 你瘋了麼？在范爾鮑克小姐前面，你爲什麼不問我那樁事體？

薩納司 我以爲——假使不是——假使這裏便利，我要同你在這裏說話。

錢爾特 薩納司，你應該脫却含羞的樣子；做生意人不應該如此。一個做生意人應該活潑敏捷，同女人在一房裏不要胡思亂想。我常常看到你是這樣——現在什麼脫除

含羞！

薩納司 先生，今天早晨你不到辦公室去麼？

錢爾特 不去，今天下午沒有郵差出去。

薩納司 沒有。但是有兌換券——

錢爾特 公債呢？沒有。

薩納司 是的，先生——莫來先生第四期兌換券同英國所發行數目很大的兌換券都被

人家拒絕。

錢爾特 (發怒) 他們還沒有碰到麼？這是什麼意思？

薩納司 先生，銀行經理想來先要看看你！

錢爾特 你發了瘋麼？(神完氣定) 薩納司，一定有誤會。

薩納司 我也這樣想；所以我對書記長及何思脫先生說過這件事。

錢爾特 何思脫先生說過——？

薩納司 同樣的事體。

錢爾特 (走來走去) 我要去看他，不，我不願去看他；因為這是很明白的——我們還有幾天展限，我們沒有麼？

薩納司 是的，先生。

錢爾特 林特先生仍舊沒有報電來麼？

薩納司 沒有，先生。

錢爾特 (對他自己說) 我不懂，(高聲說) 薩納司，我們要同克利宣尼阿直接開談判。本地小銀行再行單獨商量。薩納司，那是很好的。(以手示意，叫他走出，於是自說) 可恨的莫來，把事體弄糟了，使他們懷疑！(轉過來看薩納司仍舊站在那邊) 你等什麼？

薩納司 今天是結束的日子——保險箱裏沒有錢了。

錢爾特 沒有錢在保險箱！像這樣大的生意，結束的日子一個錢都沒有！我要知道怎麼的

辦理。我還要反覆再三教你商業的常識麼？我不能離去半天或者交託商業最小的部份！我沒有靠得住的人，絕對沒有！你怎麼把事情弄到這步田地呢！

薩納司

唉，剛纔第三張期票，今天到期——何姆公司四百鎊？很不幸的，我靠這家銀行——沒有什麼，只好把所存保險箱的錢都拿完了——這裏同麥酒廠都是一樣。

錢爾特

（走來走去，現出不安寧的樣子。）唔——唔——唔——那個使何思脫相信那樁事體？——很好，那是很好。——（叫薩納司出去，薩納司走出，即刻又回轉來。）

薩納司

（低聲說。）貝蘭脫先生來了！

錢爾特

（詫異。）到這裏來麼？

薩納司

他剛剛走上階級望右邊遠遠的一扇門，走出去。）

錢爾特

（低聲叫他。）拿點酒同糕餅來——這是我懷疑的！（在鏡中看他自己。）我主啊！我是多難看！（掉頭不顧，再看鏡子，免強一笑，走向遊廊，看貝蘭脫從遊廊左邊慢慢地走來。）

錢爾特（很客氣的向貝蘭脫招呼，但是很拘束的。）貴客降臨，無任榮幸。

貝蘭脫 這是錢爾特先生麼？

錢爾特 如有差遣，惟命是從！我的大女兒剛剛告訴我她看見你在我產業地方行走。
貝蘭脫 是的，很大的產業——很大的實業。

錢爾特 太大了，貝蘭脫先生。各方面太多了。但是事體很麻煩的，接二連三的來。請坐。
貝蘭脫 謝謝你；今天天氣太熱。（一女婢送上糕餅，酒放在桌上。）

錢爾特 我給你倒一杯酒麼？

貝蘭脫 不要，謝謝你。

錢爾特 要吃什麼東西麼？

貝蘭脫 不要，謝謝你。

錢爾特（拿出烟罐。）請吸一枝烟，這烟倒還好。

貝蘭脫 我很喜歡好的烟。但是現在不要，謝謝你！（一停。錢爾特坐下去。）

錢爾特 (沉靜信任的聲氣) 貝蘭脫先生, 你在這裏長久麼?

貝蘭脫 只有二三天。聽說你已經出門, 沒有麼?

錢爾特 是的——就是爲莫來先生那件不幸的事體。過戶之後, 開過一次債主會議。

貝蘭脫 現在正是艱難的時候。

錢爾特 非常的啊!

貝蘭脫 我以爲莫來的失敗連累了倒閉許多商號——除出那些我們所知外, 你也這樣想麼?

錢爾特 我並不是這樣想。他——他的失敗從各方面看來是例外的。

貝蘭脫 我聽說他的失敗, 各銀行稍爲受點影響。

錢爾特 我敢說。

貝蘭脫 當然的, 各方情形你比別人熟悉。

錢爾特 你這樣信任我, 我是很感激的。

貝蘭脫 我想這一切的情形，恐怕對於本地的出口貨有不好的影響麼？

錢爾特 是的——那是難說；不過最要緊的，各人要站定腳步。

貝蘭脫 那是你的意見麼？

錢爾特 無疑的。

貝蘭脫 依照常例，這種危機顯出商業社會不健全的份子。

錢爾特 (一笑) 因為這個理由你以為這種危機讓他自然變化麼？

貝蘭脫 那是我的意思。

錢爾特 有幾處地方，殷實的商號同不殷實的商號很難劃分清楚。

貝蘭脫 這裏商號有沒有危險？

錢爾特 唉——你問我太詳細；不過我想總是免不了的。(一停)

貝蘭脫 各銀行叫我調查這裏情形，發表意見——這件事體我只信託你。

錢爾特 我是很感激的。

貝蘭脫 這裏本地的小銀行現已聯合，一致行動。

錢爾特 真的麼？（一停。）我想你會看見何思脫先生麼？

貝蘭脫 當然。（一停。）假使我們幫助殷實商號不管別的，那是最好的方法，把他們實在情形一樣的顯示出來。

錢爾特 何思脫先生的意見也是如此麼？

貝蘭脫 是的。（一停。）我已經通知他，目前無論那個要求預先墊款一律不准——一定等到我們收了清單之後。

錢爾特 （眉頭一展。）我知道了！

貝蘭脫 自然，這不過是暫時的辦法——

錢爾特 真的！

貝蘭脫 ——但是一個人無論對於那一個都要大公無私。

錢爾特 好啊！

貝蘭脫 待人不公，或者犯了多疑的毛病。

錢爾特 很對的。

貝蘭脫 我很歡喜聽你的話。那末，你不要誤會，假使我也要求你預備清單表示你的商號裏實在情形。

錢爾特 那是很樂意的，假使你這樣辦，我也能贊助這樁公益的事體。

貝蘭脫 我實說，你能夠用這種方法大家信仰愈加堅固。

錢爾特 你那時候要清單呢？當然的，這張清單是很簡略的。

但蘭脫 自然，要的時候，我親自來取。

錢爾特 不必。假使你現在要清單，我馬上就可以給你。因為我起草總結清單是弄慣的——你知道市價時常有漲落的。

貝蘭脫 真的麼？（微笑）當然，你知道他們說到騙子的事體——就是這些騙子每天起草三次清單完全不同！但是你現在教訓我，很明白的——

錢爾特（笑）——別人或者有那種不好的行爲——但是我實際上一天沒有起草過三

次。

貝蘭脫 我不過說說笑話。（站起來）

錢爾特（站起來）當然，我把這張清單一點鐘之內送到旅館；因爲我假定你住在我們所

稱的惟一的旅館。你不想把你的行李搬到這裏，住在我們一二間空餘的房子，當
着你自己家裏麼？

貝蘭脫 謝謝你，但是我耽擱的時間沒有一定；並且我的身體不好，種種都不方便。

錢爾特 無論如何今天我請你吃便飯。我還要等一二個朋友。飯後或者到島上去泛舟；這
些海島風景倒還不差。

貝蘭脫 謝謝你，但是我的身體不許我這樣優遊娛樂。

錢爾特 哈哈，哈哈！——你還有什麼吩咐麼——？

貝蘭脫 我未回去以前，很歡喜同你散步閑談，不過愈早愈好。

錢爾特 (幾分驚異) 你想要收到一切清單之後麼?

貝蘭脫 從何思脫先生那邊已經收到許多清單了。

錢爾特 (更加驚異) 嘎，你意要今天麼——?

貝蘭脫 五點鐘好麼?

錢爾特 隨你的便! 我五點鐘來看你。

貝蘭脫 不必，五點鐘我到這裏來。(鞠躬退出)

錢爾特 (跟他後面) 但是你是病人——年紀大的人——一位名人。

貝蘭脫 你留在這裏，再會!

錢爾特 謝謝你駕臨的榮幸。

貝蘭脫 不必送出來。

錢爾特 讓我護送你麼?

貝蘭脫 我自己能走出去，謝謝你。

錢爾特 無疑的，無疑的——但是我今天覺得很榮耀的！

貝蘭脫 請便！（他們剛剛走到遊廊的時候，遇見西納同哈馬攜手走來，他們很客氣的彼此讓路。）

錢爾特 讓我來介紹——不，一定的，貝蘭脫先生無須介紹。這是我的小女——這是她未婚夫中尉哈馬。

貝蘭脫 中尉，我想你這聯隊在操演麼？

哈馬 我已告假——

貝蘭脫 無疑的，因為有要緊的事體，再會！

錢爾特 哈哈，哈哈！（他同貝蘭脫走下階級。）

哈馬 驕傲的人他無論對於那個都是如此。

西納 但是我所知道的，對我父親並不如此。

哈馬 你的父親也是很驕傲的。

西納 你不要說到我父親這些事體。

哈馬 那末，我們笑貝蘭脫這樣無禮叫作什麼？

西納 我叫作好的精神！（坐在搖椅，搖動起來。）

哈馬 嘎，那麼，你這樣——今天你不大好。

西納 （仍舊搖椅。）不，你知道，有時我很討厭你。

哈馬 你爲什麼不讓我走呢？

西納 因爲沒有你愈加厭悶。

哈馬 我老實告訴你，人家這樣待我，我是住不下去！

西納 很好。（她搖着椅低聲唱歌，一面脫下訂婚戒指握在大姆指與食指中間。）

哈馬 嘎，我不是說你；但是看看范爾鮑克！看看你的父親！他的一匹新馬都不讓我騎！

西納 他有心事——或者比那件事還要重要。（仍舊低聲唱歌。）

哈馬 嘎，西納，好一點！你必定承認我所想的是自然的。實在的，坦白的說——因爲我知道

我對於你無話不談——我覺得我既然是他的女婿，在騎兵隊裏當一位軍官，他自己又沒有兒子，我可希望——他把這匹馬送給我。

西納
哈哈，哈哈！

哈馬
你覺得這是無禮麼？

西納
哈哈，哈哈！

哈馬
西納，你爲什麼笑我當我的朋友看見這匹馬，都稱贊他，假使我說，我的丈人送給我的，那麼，他們或者都說你們家裏很好。因爲你要知道，在挪威全國之中，沒有比這匹更好的馬。

西納
那就是你要這匹馬的理由麼？哈哈，哈哈！

哈馬
我不要聽！

西納
無雙的中尉騎這匹無雙的馬！哈哈，哈哈！

哈馬
西納，不要多說！

西納 你太有趣！(再閉口而唱。)

哈馬 西納，聽！你在父親前面最有勢力——嘎，聽啊！你不能鄭重的談一會兒麼？

西納 我歡喜這樣。(繼續閉口唱歌。)

哈馬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假使那匹馬屬於我的，夏天我都在這裏，並且把牠養得很馴熟的。(西納搖椅，閉口唱歌。哈馬走到她的椅邊靠在她身上。)倘能夠這樣，到了秋天我同你及馬一道到市鎮裏去。你不高興麼？

西納 (向他看了一忽兒之後。)嘎，是的，我愛，你常常有這樣好的意思！

哈馬 不是我啊！自然，但是這樁事體完全在於你是否能夠向你父親得到這匹馬。我愛，你去試試麼？

西納 那麼，你夏天住在這裏麼？

哈馬 夏天住在這裏！

西納 爲馴養這匹馬。

哈馬 正是！

西納 秋天我同你一道到市鎮裏去——那是你所說的，不是麼？

哈馬 是的；這是不快樂麼？

西納 你不是也把這匹棕色馬帶到你姑母亞拉家裏麼？

哈馬 (笑) 什麼？

西納 唉，你請假簡直爲這匹馬——我很知道——你提議住在這裏正要馴養這匹馬，於是你想帶這匹馬同我到你姑母家裏——

哈馬 但是，西納，你——？

西納 (重新搖椅很劇烈的) 走罷！

哈馬 妒忌一匹馬哈哈，哈哈！

西納 到馬房裏去。

哈馬 那是懲戒我麼？在馬房裏或者比在這裏好。

西納 (拋下戒子) 在那邊! 讓你的馬帶這個戒指!

哈馬 你每次拋下那個戒指——

西納 嘎, 你老是這樣說! 我也討厭了! (她把椅子轉過, 背朝着他。)

哈馬 你是一個很壞的孩子, 無論什麼事體你說起來都很認真, 那是很不對的——

西納 我告訴你, 我也討厭那些話——一百二十次啊! 走罷!

哈馬 但是你不知道這是很好笑的妒忌! 這一匹馬麼? 你有沒有聽過別人是這樣的麼?

西納 (跳起來) 嘎, 你要我哭! 我看見你很慚愧的! (頓足) 我看你不起!

哈馬 (笑) 完全爲這匹馬麼?

西納 不, 爲你自己——你的, 你的! 有時我覺得非常憂愁, 恨不得倒在地大哭一場——

或者跑去不回來! 你不能讓我一人在此! 你也不去!

哈馬 是的——這次我沒有拾起戒指!

西納 嘎, 走啊!——走, 走, 走! (放聲大哭, 坐下來。)

哈馬 不錯——遠遠的我看見輪船，我馬上回家。

西納 嘎，你我都知這隻輪船到別的地方去嘎！（哭。船桅同煙囪漸漸的看見，烟的餘縷散在天空。外面聽到錢爾特的聲音：「快來把中尉的船預備好！」西納跳起來。）

哈馬 他們到輪船上去接人（又聽到錢爾特的聲音：「你把這隻船划出來！他到這裏來！」

哈馬跑去拾戒指，匆忙的回到西納這裏來）西納！

西納 不要，我不要？

哈馬 西納，我愛！這是什麼意思？我做了什麼事體？

西納 我不知道，但是我心裏非常懊惱！（忽然哭了。）

哈馬 但是你要知道，終了我總常常依你。除出那樁事體你還想什麼？

西納 我沒有法子；我願死了事情老是這樣（又哭。）

哈馬 但是，西納——你同我說過數百次你是愛我的！

西納 我曾經說過。但是有時我們的婚約似乎很可怕的——！不要接近我！

哈馬

西納（聽到外面錢爾特的聲音：「當然；你穿上最好的外套。」繼續地說：「不要忘記你的手套！」）眼淚拭乾，西納！不要讓他看見你是哭了。（他試給她戒指，但是她掉頭不顧，拂拭眼淚。錢爾特走上階級，向遊廊而來。）

錢爾特

嘎，你在這裏很好。林特先生乘這隻輪船來——我剛剛接到他的電話。（向遊廊高呼。）那些旗子帶出來！小船划出，不必豎桅。泊近這裏岸邊！（哈馬跑去幫助他。）是的，你去解纜。哈馬解了纜，拖到右邊。錢爾特走進房裏。）西納（看着她。）什麼？有口角麼？

西納 父親！

錢爾特 嘎，沒有功夫做那種無意識的事體，今天你要幫家裏爭點面子。你去告訴范爾鮑

克——

西納 請你自己告訴她！你知道范爾鮑克做事要她歡喜。

錢爾特 不要說些費話！現在真是緊要的時候——你照我所說的話去做告訴范爾鮑克

打扮漂亮一點，到這裏來。你也要這樣。（她走出去。）西納！

西納（停步）唔！

錢爾特 我們必定請五六個人吃飯。你要通知費尼先生準定三點鐘吃飯，因為林特先生要坐五點鐘的船回去。你知道麼？

西納 這樣許多人吃飯，母親有沒有預備充分的菜？

錢爾特 這並不是够不够的問題——還要很好的菜。我盼望今年夏天廚房裏儲藏很多的食物。這樁事體我說了多少次呢？

西納（遏制流淚）但是今天母親覺得不舒服——

錢爾特 唔，不要再說老是「覺得不舒服」！今天沒有工夫覺得不舒服。快一點！（西納從遠的一扇門走出去。）錢爾特轉向哈馬說。）拿紙筆來！我們即刻要寫一張請客單！

哈馬（四面一看）這裏沒有紙筆。

錢爾特（不耐煩）那末，去拿！哈馬走到隔壁房間。錢爾特嘆了一口很長的氣，藉解胸中

憂悶於是再讀手中所拿的電報，慢慢的讀電報時，兩手發顫，內有幾節他反覆的讀：「動身的時候剛剛接到你的信。在我未擔任事體之前，先要會晤。今晨第一班輪船來，下午五點回去。請預備清單。林特。」我不願這個電報——但是這是實在的！假使我把這樁事體好好地做成功，家裏人都歡迎我（哈馬回來，他對哈馬說）你來了！寫請帖或者時間太久。我們寫一張名單罷，叫一個書記去請來（口說筆記）這位牧師——嘎，用什麼一種香檳酒？

哈馬 你的意思新的一種麼？

錢爾特 是的。

哈馬 這位牧師很稱讚這種酒。

錢爾特 好罷。那麼——

哈馬 （寫）這位牧師。

錢爾特 凌先生

哈馬 凌先生

錢爾特 同——同——

哈馬 何思脫先生麼？

錢爾特 不是，不是何斯脫先生。（哈馬非常詫異。錢爾特對他自己說：）我指點他看現在用不到他！（忽然對哈馬說。）何姆先生。（對他自己說）何斯脫的敵人！

哈馬 何姆先生。

錢爾特 （對他自己說）何姆雖然是一個村農。請他吃飯，何斯脫知道要懊惱的。（高聲）警察所長。

哈馬 這位警察——

錢爾特 不，刪去警察所長。

哈馬 警察所長塗了。

錢爾特 塗了牧師麼？

哈馬 他是名單上第一位。

錢爾特 是的，當然的。

哈馬 縣知事怎麼樣？

錢爾特 不，他住的地方太遠。要是請他，除非他是主座，能够常常談談商業事體。但是，讓我看，牛崇先生，(Mr. Knutzon) 牛崇有一 z 字。

哈馬 牛崇有一 z 字。

錢爾特 嘎！——同——牛森！(Mr. Knudson) 牛森有一 s 字。

哈馬 牛森有一 s 字。

錢爾特 我們一共多少人？

哈馬 牧師，凌，何姆，所長——不，警察所長已經刪去；牛崇有一 z 字，牛森有一 s 字——一，二，三，四，五，六。

錢爾特 費尼，你，我，一共九人。我們一定要十二個人。

哈馬 女人怎麼樣？

錢爾特 不，商業宴會，無須女人。酒後再請她們，現在還有那個——？

哈馬 那位新律師麼？他是一個精明的人。我不能想出他的名字麼？

錢爾特 不，無論他到什麼地方，他總歡喜演說。——嘎，泊蘭姆先生，他是海關上的職員。

哈馬 那個人麼？他常常酒醉！

錢爾特 是的，但是他不吵鬧！他亦不傷人——恰恰同人家相反！是的，寫下泊蘭姆。

哈馬 泊蘭姆先生。

錢爾特 在這樣小小市鎮裏，我們想請一班好的人，那是很困難的事體。唉——番兒勃！我忘記他。他是很風雅的，並且沒有多話。

哈馬 你以為他衣服文雅麼？

錢爾特 是的，他的衣服也很文雅——但是我所說文雅是普通的意思。現在第十二人——
——茅頓舒爾士。

哈馬 茅頓舒爾士（站起來）我敢大膽反對他！你知道我們前次吃飯的時候，他在許多客

人前面所做的事體麼？我們吃飯吃到一半的時間，他拿下鑲的牙齒給坐在他的旁邊人看。他打算一個一個傳遞過去！假使你以為這種人是一班好的人——唉！

錢爾特 是的，他外貌雖粗，本性純良。但是他在這裏是一個最有錢的人。

哈馬 （再坐下去）噯，他既然有錢應該買假髮！我敢對你說坐在他旁邊人很討厭的！

錢爾特 是的，我知道他是一個卑鄙的人；但是他做事勤懇，請他吃飯，那是鼓勵他的！我的小朋友，你知道，一個人富有的時候，我們總要原諒他。

哈馬 我不知道你想他什麼。

錢爾特 唔，唔——不，噯，最好我們不要他麼？

哈馬 一定！

錢爾特 （對他自己說）林特雖然知道我們請茅頓舒爾士的意思——

哈馬 說這些事體！女人們要離開這間房子！

錢爾特 是的，你說得不錯。（喃喃自語）畢竟，我用不到他。（高聲說）但是我們第十二個人

呢？
呢？讓我看看——

哈馬 克里斯陶拂漢森麼？

錢爾特 嘎，上帝不，我們要談到政治，不讓我看——是的，我想我冒險一下，唔，唔——是的，就是這個人罷！傑克勃遜，釀酒廠經理。

哈馬 傑克勃遜麼？

錢爾特 唔，唔！傑克勃遜很好。我知道他。

哈馬 嘎，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們都知道的，不過在上等社會之中——！

錢爾特 唔，唔，唔——把他寫下罷！

哈馬 （寫着）傑克勃遜。寫下來了！（站起來）

錢爾特 叫斯考克斯但得去送名單罷？記住，准定三點鐘快一點！（哈馬走出去，叫他回來。）名單給他之後，你回來。或者還有事體！（哈馬靠最近的一扇門走出去。錢爾特從

袋裏拿出一封信。嗶，當然的！我把這份清單送給貝蘭脫麼！現在我不倚賴銀行。然而，還不免有點困難。無論如何這是一份很好的清單！何斯脫或者一定要看，那是很有用的，不過看這清單很麻煩的。如若我不送去清單，他們想到我從前的應允使我自己處到困難地位，林特或來救我。我冒險把清單送去。（哈馬回來。）你看，讓他也帶去這封信。這封信送到維多利亞旅館給貝蘭脫先生。

哈馬 這是請柬麼？假使一張請柬，我們有十三個人。

錢爾特 這不是請柬。他還沒有走，快快送去。（哈馬再走出去。）嗶，祝願此事成功！林特是一個容易說話的人——我一定，一定說服他！（看看他的錶。）我還有四個鐘頭。我並不覺得很有希望——不是因為有長久時間。（想到出神，於是靜靜地說。）畢竟危機有時也是一樁好的事體——如同海洋大浪把我們推上去——他們現在生起疑心，就要驚惶起來。（歎氣。）假使我能夠平平穩穩渡過難關，無人懷疑——嗶，這樣日夜擔驚受怕——我要保守這些陰謀秘密。我所做事體如在夢中。

(失望的樣子)這是最後一次——最後做這種事體!再沒有了——我只要一位幫手,我已得到了!但是我真得到麼?那是一個問題。倘使我得到一位助手,渡過難關,我要看看晚上怎樣好睡,早晨起來怎樣無愁無慮——同他們吃飯,心中泰然——晚上回家,覺得事體都已辦了!假使能夠如此,我所有的東西我可說我自己的——實實在在我自己的!可是現在我不敢相信有一個機會——我常常是失望的啊!(哈馬回來)

哈馬 那樁事體辦了!

錢爾特 好的上帝,禮礮怎麼樣?我敬他一響禮礮!

哈馬 我們有火藥。

錢爾特 那麼,即刻告訴窩兒去辦這件事體(他們匆忙出去。閉幕。)

第二齣

第一幕

佈景——同一房子。一張桌子拖到一邊，桌上堆滿香檳酒的瓶及水菓的碟子。錢太太，西納同一個男僕，一個女婢很忙碌的收拾這張桌子。隔壁房間在高談闊論，從右面一扇門可以聽得到的，有時并且聽到他們捧腹大笑的聲音。

錢太太（厭倦的口氣）我想一切的事體都預備好了。

西納 他們很長久的還在談論宴會的事體。

錢太太（看她的錶）他們吃尾食品只有半個鐘頭，因為林特先生五點鐘要走的。

西納 噯，他們吃了聽，他們離開座位。（在高聲談話之中，又聽到推椅的聲音。）他們到這

裏來了

錢太太

是的；我們走罷。（女婢從遠的一扇門走出；西納扶住錢太太出去。這個男僕開香檳酒。客人從飯廳走進來，領頭的是林特，錢爾特陪着他，他同錢爾特說飯菜非常精美，錢爾特回答他說在小小的鄉野市鎮裏做不出什麼好的菜。他們兩人看看錶，只有半個鐘頭。錢爾特很懇切的挽留他，但是留他不住。跟住他們後面的兩個人是何姆和凌，他們對於木頭的價格爭論得很厲害，何姆說木頭要跌價，凌說因為煤鐵價格跌落，木頭就要漲價，關於這一點何姆同他辯論非常的激烈。凌何姆後面跟着牧師，哈馬陪住，稍有醉態。這位牧師切實的同他說他對於教區人民不到牧師那邊去做禮拜必須納款替代，並不反對。因為聖職是天國裏最要的特質，定要維持的。哈馬想插說一二句話關於棕色的馬，但是沒有機會。同時牛崇同番兒勃談論一位女跳舞家，番兒勃在哈姆勃兒地方看見的。他說她能跳到六尺高，牛崇有點懷疑，他說這是毫無疑問，因為一次他同她同席吃過飯的。費尼，牛遜，傑

克勃遜跟到他們後邊走進來。傑克勃遜向人挑戰去反駁他，但是他們反對說他完全誤會他們的意思。他堅決的說無論怎樣在世界上或在那威，他的主人是一位偉大的商人，最好的人。泊蘭姆一人進來，現在酒醉長思的神情。他們一切的人同時談話。）

錢爾特（敲敲玻璃杯）諸位先生！（忽然靜默，只有番兒勃，傑克勃遜的聲音，別人關照他們，也靜默了。）諸位先生！對不起，吃飯費了許多的候。

一切的人（一致的）不！

錢爾特很不幸的，我們的貴客在半點鐘之內要離開此地，所以我乘此機會說幾句話。諸位先生，我們今天有一位領袖。我說一位領袖，因為假使銀行家統治世界是實在的——假使這是真的，諸位先生——

泊蘭姆（站在前面，靠着桌邊，嚴重的說）是的。

錢爾特——我們的朋友是一位領袖！他對於重要事業都去創辦或者用他大名來贊助。

泊蘭姆 (舉杯) 林特先生，我有榮譽——？

衆聲 噓！噓！

錢爾特 是的，諸位先生，他的大名輔助各種事業。沒有他的贊助，一個人很難成功。

泊蘭姆 (莊重) 他的贊助。

錢爾特 那末，我說他是一位領袖不對麼？

番兒勃 (微弱的聲氣) 是的。

錢爾特 諸位先生今天有許多事情好幾次受他的大名的影響。我可以說在那威中沒有比他更真實的恩主。

泊蘭姆 偉大的人物。

錢爾特 讓我們喝酒，祝他的健康。并願他興隆昌盛名垂千古！林特先生呀！
一切的人 林特先生，林特先生！(他們向他奉觴祝頌，酒溢杯外。)

錢爾特 (他們吃尾食品的時候，他把哈馬拉出，稍微粗魯。) 敬啟怎麼樣？

哈馬（驚惶失措）上帝呀！（衝到窗口，忽又回來）我的手帕沒有了，必定丟在飯廳裏。

錢爾特 這裏是我的手帕！（在袋裏摸着）你這點小小的事體都靠不住，敬啟現在太遲了。這是很倒霉的！（哈馬走到窗口狂舞手帕。後來聽到礮聲。這些客人整羣的站着，手裏拿着尾食品的碟子。）

何姆 等一等！

牛崇 稍爲遲一些——

凌克 但是很重要的時候！

何姆 意外的時候！

牛崇（戲謔）在礮聲之中，讓我介紹一位盲從的人。

凌克 噯，錢爾特可知道他自己做怎麼事體！

錢爾特 林特先生客氣得很，提議祝飲。（他們靜默下去。）

林特 我們可敬的主人很恭維我，祝我健康，我再加這層意思那些提倡實業，獎掖天才，贊

助偉大事業的人應當得到好處。

泊蘭姆 (沒有遷動他的地位)說得多高尚呀!

林特 我不過是信託管理人,眼光短小。

泊蘭姆 妙啊。

林特 但是我不至於錯誤,假使我們所贊美的錢爾特各方活動建築在堅實基礎之上;因爲那樁事體在現在的時候沒有人判斷如我這樣精確。(這些客人面面相覷,現出驚奇的樣子。)所以我無疑的說,他的活動對於這個市鎮,對於這個區域,對於我們的全國都是很榮耀的,而且他的天才,毅力應得人家贊助。我提議祝飲「錢爾特商號昌盛」

全體客人 錢爾特商號昌盛!

錢爾特 我誠心的感謝你,林特先生!我是感激得很。

林特 錢爾特先生我信服你再沒有話了!

錢爾特 謝謝你！（向哈馬。）你對主人放禮礮什麼意思？笨伯！

哈馬 你說提議祝飲的時候放敬礮，不是麼？

錢爾特 噯，你是一個——！

何姆 我想這是一樁已成的事體麼？

牛崇 已成的事體！那個祝飲至少代表兩萬鎊的金錢。

凌 是的，錢爾特知道他做什麼！我已經說過那件事體！（番兒勃很有禮貌的同林特喝酒。

傑克勃遜向前走來同牛遜談話。）

傑克勃遜 （低聲。）你所說的沒有一句真實的話！

牛遜 我親愛的傑克勃遜，但是你誤會我了！

傑克勃遜 （高聲。）不要說，我知道你的人了！

牛遜 不要談得這樣響！

傑克勃遜 （仍舊高聲。）凡是我所說的，無論那個人都可以聽得到的！

錢爾特 (同時) 這位牧師想說幾句話。

牛遜 (向傑克勃遜) 噓! 這位牧師想說幾句話。

傑克勃遜 我要靜默因為那墮落地獄的——

錢爾特 (命令的語氣) 這位牧師想說話。

傑克勃遜 請你恕宥!

牧師 我以這個家庭精神顧問的資格。向上天祈禱賜福於我們的主人及他的朋友。願他們精神愉快，永遠安寧。

泊蘭姆 祝願如此。

牧師 我要求你們祝飲我主人兒女的健康——那幾位小姐自從行堅信禮之後，她們的安寧是我禱告的目的，——自從那可紀念的日子就是家事與教務同時去做。

泊蘭姆 噫，是的!

牧師 願他們將來與過去一樣的敬畏上帝，順從父母!

全體 范爾鮑克小姐，西納小姐！

哈馬 (驚惶) 我做記號麼？

錢爾特 嘎，去——！

哈馬 唔，假使再——！

錢爾特 牧師先生，很感謝你。我同你一樣希望父母與兒女的密切關係存在——

牧師 我很高興到你家裏因為很優待的。

錢爾特 敬你一杯酒麼？(他們彼此飲一杯酒。)

牧師 我親愛的先生，好香檳酒呀！

林特 (向何姆) 聽你所說的話使我很痛心的。這個市鎮很叨錢爾特先生的好處，真是

這樣無情無義的報答他麼？

何姆 (低聲) 一個人決不會十分信賴他。

林特 真的麼？我聽人家很響的唱他們的讚美歌，你知道的。

何姆 (如先前一樣)你誤會我。我的意思是爲他的地位——

林特 他的地位麼？那是一定妒忌。一個人所做的事業，地位高於人家，常常有人議論。

何姆 無論怎樣，我敢說這並不是由於……

林特 (冷淡)我不疑心。(走開他。)

傑克勃遜 (錢爾特剛剛同他喝酒。)諸位先生！

牛崇 (走過時向何姆。)那個鄉人真讓他去演說呀！(走到林特。)林特先生，敬你一杯

酒麼？(幾個客人開始談話，對於傑克勃遜演說表面上很冷淡的。)

傑克勃遜 (可怕的聲音)諸位先生！(一靜，他繼續平常聲音。)乘這宴會的時候，讓一個

庸人也說一句話。錢爾特先生雇用我的時候，我是一個可憐的孩子；但是他出

我於溝渠之中。(大笑)我是——諸位先生，我是什麼，所以假使此地有人談論

錢爾特先生，只有我有資格，因爲我知道他。我知道他是一個好人。

林特 (向錢爾特)孩兒同醉漢——

錢爾特（笑）——說真話。

傑克勃遜 許多人將要告訴你們關於他的事體這件那件——當然的，他也有失敗如同

我們一樣。但是我現在在你們這一般好的人之中我要說——就是——假使

錢爾特先生對於你們不大好，祝願魔鬼來捉我！（大笑）。

錢爾特 夠了，傑克勃遜！

傑克勃遜 不，這是不夠！雖然我們有這樣好的宴會，只有一個祝飲我們忘記了。（笑。番兒

勃拍手并且呼喊，「妙啊！」是的，這是沒有什麼好笑；因為我們沒有向錢太太祝飲。

林特 只有一個妻子，一個母親爲你們！我能告訴你——實在的——她不舒服的時候，仍舊管理家務，預備酒筵，所有事體挑在她肩上，不說什麼。我說，上帝賜福與她——這是我所要說的。

幾個客人（舉杯）錢太太！錢太太！

泊蘭姆（握着傑克勃遜的手。）傑克勃遜，你是很好！林特加入他們；泊蘭姆很恭敬的

走到一邊。）

林特 傑克勃遜，你同我乾一杯麼？

傑克勃遜 很感謝你。我不過是一個常人——

林特 但是一位心地良善的人！祝你健康！（他們彼此對飲。那時候一隻船向遊廊下面岸邊划來，六個水手站在船中，學海軍的樣子掉槳。薩納司把舵。）

何姆（向牛崇低聲耳語。）錢爾特請傑克勃遜的時候知道他所做的事體！

牛崇（低語。）看這隻船啊！

凌 錢爾特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一個很聰明人！范爾鮑克，西納，錢太太走上遊廊階級可以看得見的。）

錢爾特 諸位先生離別的時候到了；我看這幾位女眷到這裏來要見見我們的貴客。讓我們乘此最後的機會圍住他——圍住我們的領袖——謝謝他的駕臨！讓我們向

他歡呼三次！（歡呼。）

林特 諸位先生，感謝得很！現在時間不多，只向你們告別。（向錢太太）我親愛的太太，再會。你應聽到我們祝飲你的健康。我熱忱的謝謝你的優待並望恕我攪擾。（向西納）西納小姐我很抱歉，現在沒有時間同你深談，你的精神很好的！但是你曾經說過，假使你到克里斯宣尼阿來……

西納 我定晉謁崇階拜望林太太。

林特 謝謝你，謝謝你——歡迎得很。（向范爾鮑克小姐，你不大舒服麼？）

范爾鮑克 是的。

林特 你看起來這樣莊重。（范爾鮑克沒有回答，他冷淡的接續說說，）范爾鮑克小姐，再會。（向哈馬）再會——先生！先生。

錢爾特 哈馬先生。

林特 噯，這位少年同我談馬——你將來的女婿！請你恕我沒有——

哈馬 不要說！

林特 再會！

哈馬 先生，一路順風。

林特 (冷淡的向何姆。) 何姆先生，再會。

何姆 (鎮靜而有禮貌。) 林特先生祝你一路平安。

林特 (向泊蘭姆。) 泊蘭姆先生，再會。

泊蘭姆 (握住他的手，好像想說什麼，但是沒有說出，後來說出。) 我要謝謝你爲——爲

——我要謝謝你爲——爲——

林特 你是一位很好的人！

泊蘭姆 (安慰的聲氣。) 我很歡喜聽這話，謝謝你！

林特 (向牛崇) 再會，——先生。

牛崇 (匆忙的) 牛崇。

泊蘭姆 有一個「z」字。

林特 (向牛遜) 再會——先生。

牛遜 牛遜

泊蘭姆 有一個「s」字。

林特 (向番兒勃) ——先生?

番兒勃 番兒勃

林特 再會, 番兒勃先生! (向凌) 我很歡喜看你氣色很好, 凌先生。

凌 (低低的一鞠躬) 先生, 祝願你同我一樣!

林特 牧師先生, 再會!

牧師 (緊握他自己的手) 祝願你佳運與快樂, 林特先生——

林特 謝謝你。(想走)

牧師 ——遠涉重洋!

林特 謝謝你。(想走。)

牧師 祝願你平安回來，林特先生——

林特 很感謝你。(想走。)

牧師 ——我們親愛的祖國；一個地方，林特先生，有你——

林特 牧師先生請你恕我，時間緊迫。

牧師 讓我謝謝你我們今天會晤的歡樂，林特先生，因為——

林特 真的，沒有時間再會。(向傑克勃遜)再會，傑克勃遜先生，再會！

傑克勃遜 林特先生，再會！我知道我是一個常人；但是我為什麼不祝你一路順風。不是麼？

林特 是的，傑克勃遜。——費尼先生，再會說起——只有一句話(低音)你說貝蘭脫先

生——。(把他拉到旁邊。)

錢爾特 (向哈馬) 唉，這次敬啟記住！——不，不，不要這樣匆忙等這隻船動身之後你

還再做一次！

哈馬 唉，假使我再——

錢爾特 （向林特，林特手伸出來同他握手。）再會，林特先生（低聲）你這次來沒有人如

我這樣有理由來謝謝你。只有你知道——

林特 （面容冷淡）錢爾特先生，不要說這樁事體！祝你事業吉利（懇切的聲音）各位再會

——謝謝諸位恩惠（這個從僕很長久的拿了他的帽子，現在把他的帽子給他，他的外套給薩納司，林特走進船中。）

全體 再會，林特先生，再會！

錢爾特 再來歡呼！（歡聲與礮聲同時聽到。這只船划出去。他們全體揮舞手帕。錢爾特匆忙的走進房裏。）我沒有手帕；那個笨伯有——（看見范爾鮑克）你爲什麼不揮

舞手帕呢？

范爾鮑克 因爲我不願意。（錢爾特看看她，但是不說什麼。他走到別的房間，兩手拿了檯巾，匆匆忙忙走到遊廊。）

錢爾特 (揮舞，呼喊) 再會！再會！

西納 讓我們出去到一地方，可以看見他們走了！

全體 是的，是的！(除出錢爾特同范爾鮑克，他們慌忙走到右邊。)

錢爾特 (走進房裏) 我看見貝蘭脫來了！(范爾鮑克從右面這扇門走出去。錢爾特向前走來，檯巾拋在桌上，自己坐在椅中。) 唔——唔！但是這是最後的一次。——我無須再做這種事體決不(很疲倦的起來) 噫，我忘記了貝蘭脫！

閉幕

這幕同下幕中間的時候愈短愈好。

第二幕

佈景——錢爾特私人辦公室。左面一張寫字檯，檯上堆滿許多總簿，報紙，右面一架火爐。爐邊放着一把安適的椅。右面前邊放了一張桌子；桌上有筆，墨水瓶，桌的兩旁有兩把圈椅；一把放在桌後，朝着觀衆，另外一把，放在桌邊。寫字檯的兩邊有兩扇窗子；火爐外邊有一扇門。房後一扇門通到別的辦公室。這扇門的兩邊各放一把椅子。一根拉鈴繩子掛在牆上。房後扶梯直達錢爾特寢室。貝蘭脫同錢爾特從後面走進來。

錢爾特 恕恕我請你到這裏來，別間房子，因為吃過酒席，亂七八糟。

貝蘭脫 我聽到你有客人。

錢爾特 是的，從克里宣尼阿來的林特先生。

貝蘭脫 不錯。

錢爾特 你不坐下麼？（貝蘭脫把他的帽子，外套放在門邊椅上。慢慢的向前走來，坐在桌

邊，從袋裏拿出紙來。錢爾特坐在桌邊另外一把椅子上，冷淡的看着他。）

貝蘭脫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有一定標準，依這個標準估計產業實在的價值。我們把你所做事業當作基礎，你反對麼？

錢爾特 不反對。

貝蘭脫 那末，我要批評你的數目，並且問你幾個問題。

錢爾特 一定的。

貝蘭脫 先拿你這裏財產計算，我們可以得到本地的價格。譬如摩兒斯坦德森林，我看，你可以寫下一萬六千五百鎊。

錢爾特 （冷淡）我麼？

貝蘭脫 你買來一萬鎊。

錢爾特 是的，這是四年以前。那時樹價不高。

貝蘭脫 自從那時以來，你所伐下來的樹林值二萬多鎊。

錢爾特 那個告訴你？

貝蘭脫 何思脫先生。

錢爾特 何思脫對於這件事不知道。

貝蘭脫 你知道我們要很精確。

錢爾特 是的，當然的，全般估價不關我事；但是有關係的人要反對。

貝蘭脫 （不理他。）所以我想一萬六千五百鎊減到一萬鎊。

錢爾特 一萬鎊！（笑）隨你的便。

貝蘭脫 以同樣標準計算，司德夫森林至多不過四千鎊。

錢爾特 讓我說一句話，假使你用這個方法估計價值，這裏的人個個都要破產！

貝蘭脫 （微微一笑。）我們冒險一下。你定你的碼頭及碼頭上的東西值一萬二千鎊。

錢爾特 包括正在建造的兩隻船——

貝蘭脫 ——這兩隻船還沒有造成，想找買主那是很困難的。

錢爾特 真的麼？

貝蘭脫 我想我們不能定這個碼頭及碼頭的東西價格超過八千鎊——我相信就是八千鎊的數目還嫌太多。

錢爾特 假使你能够該我找到一個碼頭如這個碼頭這樣貯藏貨物，並且有許多利益，我寧願出八千鎊去買；我覺得這是一定的，對於賤價買來的東西現在不止值四千鎊。

貝蘭脫 我可否繼續下去？

錢爾特 隨你的便！不過以這樣新的意見我倒要起了好奇心來估計我的產業。

貝蘭脫 實在的，你所生活的產業款目，估價太高——地啦，花園啦，住宅啦，棧房啦，碼頭——沒有說到釀酒廠，同工廠，後來再說。就是商號我覺得估價亦是太高。

錢爾特 唔？

貝蘭脫 不僅如此，你家裏奢侈器具太多，不能照原價變買。假定——這是大概有的——

一個鄉人買了這個地方。

錢爾特 你看，我好像已經趕出這個地方。

貝蘭脫 我不得不把我的計算根據於假定財產變賣的價值。

錢爾特 那末，你怎樣估牠？

貝蘭脫 不到你所估價的一半；就是怎麼說在——

錢爾特 你必定恕我，假使我說這句話，這句話在我口上已經有好些時候了：我是誹謗！你強入人家，藉口徵求他的意見，實際上——在紙上——你劫掠他所有的財產。

貝蘭脫 我不知道你。我想得到一個價值的基礎；你自己說過，這是一樁事不關你個人的，不是你說麼？

錢爾特 是的；不過說說玩笑——假使別人承認我這句話——那末，有體面的人所發表的意見，不能當作假的證據。

貝蘭脫 這是很明白的，估計價值觀點各有不同。但是我看來都是一樣。

錢爾特 你不知道你這樣估計如同割我的肉麼？我的產業我親手一點一點掙起來，並且非常的努力替牠守住——就是這些產業把我的家庭同我所親愛的人聯合一道——已經變成我生命的一部分。

貝蘭脫 (一點首)——我很知道那樁事體。你可以定下釀酒廠——

錢爾特 我反對你這樣估計下去，你去尋別人的產業作你估計價值的基礎——你必定去同別人商量，他們對於商業的意思同你滑稽的意思很相合的。

貝蘭脫 (靠回椅背)那是可憐。這些銀行渴望你回答我的意見。

錢爾特 你有沒有把我說明書送到銀行？

貝蘭脫 說明書上有我同何思脫先生評註。

錢爾特 那末，這是圈套麼？我相信我要同上等入爭論！

貝蘭脫 銀行或我，什麼分別？因為我完全代表銀行做同樣事體。

錢爾特 這樣無恥大膽不能恕的！

貝蘭脫 我想我們不必說這些難聽的話——無論怎樣在現在的時候——寧可想想清單的效果。

錢爾特 我們這些人看啊！

貝蘭脫 例如林特公司銀行的房屋麼？

錢爾特 你以為我的清單有你同何思脫旁註也送到林特公司麼？

貝蘭脫 噉聲同宴會的嘈聲使我想到了這種情形，所以膽敢調查這些銀行。

錢爾特 你也到這裏偵探麼？你用秘密手段破壞我的商業聯絡麼？

貝蘭脫 你的地位這樣，你害怕麼？

錢爾特 這並不是我的地位問題，但是你的行為！

貝蘭脫 我想再好我們維持所討論的這點。你定下釀酒廠——

錢爾特 不，你的行為太卑鄙了，如我這樣一個老實人不同你爭論。我說過的我只好同上等人爭論。

貝蘭脫 我想你誤會這種情形。你負銀行的債款很可觀的，所以要求你處理債務那是很

合理的。但是想辦了這件事體，你一定要同我一道來做。

錢爾特 (想了一忽兒) 很好！但是，不要瑣瑣碎碎——很簡略的讓我知道你的總結。

貝蘭脫 簡單的說，我的結論是這樣，你估計你的資產值九萬〇八百鎊；我估計你的資產值四萬〇六百鎊。

錢爾特 (安靜) 這樣說起來，你估我資產大約短少三萬鎊麼？

貝蘭脫 至於那件事體，你估計你的負債與我所估計你的債款我一定可以指出亦是不對。

錢爾特 (安靜) 唔，當然不對！

貝蘭脫 譬如莫來承認劃出一部資產給你當作分額。

錢爾特 不要再詳細！我的負債總數多少？

貝蘭脫 讓我看。依你計算，你的負債總數七萬鎊。依我計算八萬鎊——精密的計算七萬

九千三百二十鎊。

錢爾特 這樣大約我短少——

貝蘭脫 大約三萬九千四百鎊，或者整數四萬鎊。

錢爾特 唔，我定要整數啊！

貝蘭脫 所以你的清單與我的清單不同的地方你說多餘二萬鎊，我說短少四萬鎊。

錢爾特 很感謝你——你知道我對於這件事體全般的意見麼？（貝蘭脫看着他。）我同

一個瘋子在這間房裏。

貝蘭脫 有時候我也有同樣的意見——你屯積法國的木頭我沒有算進。你自己也忘記

計算在內。這件或者稍微有點不同。

錢爾特 這是沒有多大重要，我常常聽到人家說你硬心，無情。但是從你把他們所做的眼

目看起來，這句話大概可信。我不知道我爲什麼不早早趕你出去這間房子；但是

你現在還是好好出去罷！

貝蘭脫 要走我們兩人馬上就走。但是未走之先，我們要討論這座房子移交破產接收者的問題。

錢爾特 哈哈，哈哈！讓我來告訴你現在接到一個電報，說款項已籌好，所籌的款項不僅可以彌補債款，並且可以作各方活動之用！

貝蘭脫 這個電報明明是假造。

錢爾特 你是什麼意思？

貝蘭脫 宴會嘈聲的結果就是一聲電報。這個電報我也可以利用的。林特先生在船上接到他商號來的電報——我很懷疑你所說的錢是否能夠拿得到。

錢爾特 這是不對的。你沒有膽量做那樁事體。

貝蘭脫 這些事體同我所說的是一樣的。

錢爾特 給我這張清單，讓我再看一看。（伸手去拿）

貝蘭脫 （拿起來）恕恕我！

錢爾特 你膽敢留下我自己寫的清單麼？

貝蘭脫 是的，並且放在我的袋中（放在袋中）。一張假的清單有日子，有圖章。那是一件重要的文件。

錢爾特 你決破壞我的公私名譽麼？

貝蘭脫 爲那件事體，你費了許多時候。我知道你的地位。一個月以前我同你各處產業有關係的地方通信。

錢爾特 一位誠實的人做出這樣卑鄙欺騙的事體！一個月來我四面被偵探包圍！這些銀行同我商業相知的好謀！一條蛇爬到我家裏延到我眼簿上！但是我必定打破這個陰謀！你要看看用卑鄙手段破壞我有名的商號。什麼意思！

貝蘭脫 現在沒有時間說些好聽的話。你打算馬上交出財產麼？

錢爾特 哈哈！我交出財產，因爲你一片小小的紙使我破產！

貝蘭脫 我知道你一個月來瞞住這些事體。但是爲你起見，尤其爲別人起見，我懇切的忠

告你即刻結束這件事體。這是我到這裏來的緣故。

錢爾特

「噢，真話說出來了！你假裝很友誼的到這裏來排難解紛。我們分別過健全與不健全商號，並且你很客氣的要求我幫助你這件事情！」

貝蘭脫

「實在的。不過除出你的商業同你商業有關係的，這裏還有不健全的事體，那是沒有問題。」

錢爾特

（這時候他抑制他自己。）所以，你心藏詭計到我家裏來破壞我麼？

貝蘭脫

「我要反覆的說，我不負你破產責任，你自己負這個責任。」

錢爾特

「我要反覆的說，我的破產久存於你的意想之中！一月內許多事體要發生；我總想出方法解除許多困難。」

貝蘭脫

「就這麼說，你假得愈加厲害。」

錢爾特

「只有商人懂得這些事體。假使你真真懂得，我或者同你說：『給我二萬鎊，我可以救濟全局。』那是你偉大權力所做價值的事體；那是你有洞悉判別事實真相。」

的令名，因為你這樣辦，你可以保護一千多的人幸福并且保險將來全境的昌盛！

貝蘭脫 我不受那種引誘。

錢爾特 (默想了一忽兒) 你要我向你解釋二萬金鎊整理債務麼？三個月內，匯款可以寄到。我結束債款給你看，清清楚楚如同白日——

貝蘭脫 ——那就是你從一個一個幻象消散跌下來！那就是你過去三年所做的事體。

錢爾特 因為過去三年很不好，可怕的三年！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否極泰來。那是個個逃債的人所想的。

錢爾特 不要驅我到絕望地方！在這三年之內，你想我怎麼樣？你想我能做什麼？

貝蘭脫 更加虛偽。

錢爾特 當心！——這是實在的，我站在危崖之上。這是實在的，我在這三年之中，努力奮鬥以救危局！在這次奮鬥我也做過驚人的事體。那是應得酬報。現在你有無限的權

力；個個人都信任你。你應實行你所負的使命；不要讓我一定要告訴你！我現在切實的告訴你：假使這幾百人被你不要緊的弄得傾家蕩產，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體！

貝蘭脫 我們不要談這些事體。

錢爾特 不，假使我不繼續奮鬥，無意識的交出產業，魔鬼也來捉我。

貝蘭脫 那末，你怎麼完了這件事體？

錢爾特 對於這件事體沒有終局，我心裏沒有反覆再三想過——幾千次。我知道我所應做的事體，我不願做一目標為小小村人所譏笑，又不願為妬我的鄉人所心快！

貝蘭脫 那末，你做什麼？

錢爾特 你看啊（說話愈加奮激。）在這種情狀之下，你不幫助我麼？

貝蘭脫 不。

錢爾特 你一定要我交出財產，現在，在這裏麼？

貝蘭脫 是的。

錢爾特 墮落地獄！你敢做麼？

貝蘭脫 是的。

錢爾特 (過於激動，失了嗓音，忽然之間，破聲低語) 你決不知道失望是怎樣！——你不知道我所受的痛苦！——但是最後的時機一到，我辦公處有一個人同我共受患難，這個人現在應該救我，但是他不來救我。

貝蘭脫 (靠到椅中) 這是才動人心的。

錢爾特 不要再開玩笑；你應代為惋惜！(從衣袋裏拿出鑰匙，房中各門一齊鎖起來；於是再開寫字檯的鎖，取出手鎗。) 你打算我有這所房子多久？

貝蘭脫 我想，自從你買這所房子以來。

錢爾特 爲什麼你想我買這所房子？——你以爲我當過村莊的主人，這區域的偉人之後，忍受破產的恥辱麼？

貝蘭脫 你忍受恥辱好長久了。

錢爾特 害我救我之權，操諸你手。你這樣行爲將來沒有人哀憐你——沒有人哀憐你。你報告銀行一年給我一萬四千鎊——我不要更多——我可以救濟全局。你切實的想一想！想想我的家庭，想想我的商號開辦的久長，想想跟我的人，假使我破產了，他們也要破產！不要忘記想想你自己的家庭！假使你不答應我的要求，我們兩人不能生出此門！

貝蘭脫 (指手鎗) 子彈裝了麼？

錢爾特 (指頭放在彈機) 時候一到你可看到。現在你必定答應我！

貝蘭脫 我有一個提議。你先放你自己，後再放我。

錢爾特 (向他走去，以鎗對他的頭。) 我要鎮定你的機智。

貝蘭脫 (起來。從袋裏拿出一張摺好的紙。) 這是正式的把你的財產交該破產接受者。假使你簽字，你對於債主，你的家庭，對你自己，都盡了義務，放我放你自己不過於

別人再加一點謊話。放下手鎗，拿起筆來！

錢爾特 決不，我久已決定。但是你要答應我呀！

貝蘭脫 你怎麼做都好。但是你不能恐嚇我，使我被騙。

錢爾特 (放下手鎗，退後一步，再舉手鎗，向他瞄準。) 很好！

貝蘭脫 (向錢爾特走去，直視他的眼睛，錢爾特勉強放下手鎗。) 你以為我不知道一個人心裏爲恐懼與虛僞所震顫，有許多計劃而不敢做麼？你不敢做這件事體。

錢爾特 (忿怒) 我給你看！(退後，再舉起手鎗。)

貝蘭脫 (跟他) 放，你可以聽到槍聲——我想，那是你所渴望的！否則，你拋棄放鎗的心思。想想你所做的事體，你自己承認，不要說話！

錢爾特 不；願魔鬼來捉你我二人——

貝蘭脫 這匹馬呢？

錢爾特 這匹馬麼？

貝蘭脫

我的意思就是這匹高大而華麗的戰馬你從莫來變買財產得來的，你騎在馬上跑回家來。你再好讓人射死你在馬上——射死你在所說你的最後而偉大的一片商業貳心上（走近他的旁邊，更沉靜的說。）或者你自己不要說謊，你的破產比你的富裕更有福祉。（錢爾特把他的手鎗丟在地上，坐在椅中，忽然流淚。靜默了一忽兒。）在這三年之中你努力驚人的奮鬥。我不信有人如你這樣的努力。但是這次你失敗了。對於最後的交置與你所受的痛苦，不要畏葸退縮。

錢爾特

（放聲痛哭，兩手蒙面。）唔，唔！

貝蘭脫

對於這件事體，你責備我的辦法不對，但是我不責備你的辦法不對。（一停。）不過你要仔細看看這種情狀，像一個人的樣子去辦理。

錢爾特

（如先前一樣）唔！

貝蘭脫

你心中必定討厭這一切的事件；現在應該設法子解決！

錢爾特

（如先前一樣）唔！

貝蘭脫 那末付還債款反偽歸正你還游移不決麼？拿這張紙去簽字罷！

錢爾特 （跪下來。）可憐，可憐！你不知道你所要求我的事體。我的孩子要咒罵我。我剛剛聽

到一個孩子咒罵他的父親，我的商業朋友也同我一齊傾家蕩產——他們許許多人——想想他們的家庭！我的工人怎麼樣？你知道他們有四百多人麼？想想他們，再想想他們的家庭，剝奪生計——可憐呀！我不能，我不敢簽字救救我，幫助我！我是很害怕的來恐嚇你；但是爲那些人起見，我懇求你，那些人比我更加應受此報，我寧願把我殘生所努力的工作奉還他們。

貝蘭脫 我不能救你，就是你最小數的錢也是屬於別人的。你所要求我做的事體，那是對於他們不忠。

錢爾特 不，不！把我的賬目布告出來——假使你歡喜，把我付託代管產業的人，讓我繼續我的計劃，我相信一定成功！頭腦清醒的人可以看見這個計劃必定成功！

貝蘭脫 來，坐下。讓我們討論這件事體。（錢爾特坐下。）你現在所提議的不是三年來所

做的事體麼？你借了錢，但是有什麼好呢？

錢爾特 時運不濟！

貝蘭脫 （搖搖頭。）你把虛偽與真理混在一道這樣長久，所以最簡單的商業律，你都忘了。不好的時候去投機發財，恰恰給那善於投機的人的好處。別的有經驗的人決不做這種事體。

錢爾特 但是我資產集中對於我的債主銀行也有利益。

貝蘭脫 健全的商號幫助不健全的商號，沒有什麼利益。

錢爾特 一定的，但是，要免了資本的損失——？

貝蘭脫 噯，或者在接受的人手裏，這些財產可以——

錢爾特 （現出有希望的神氣，從椅中站起一半。）是的麼？？

貝蘭脫 但是不等到你放棄管理財產的時候。

錢爾特 （再坐下來。）不等到我放棄管理財產的時候。

貝蘭脫 財產本身我敢說可以維持下去，直到好的時候，但是不是倚賴借來的錢。

錢爾特 不是倚賴借來的錢——

貝蘭脫 你知道這點分別麼？

錢爾特 唔，是的。

貝蘭脫 好吧，那末，你必定知道你沒有什麼事件可做，只有簽字。

錢爾特 沒有什麼事件，只有簽字——

貝蘭脫 紙在這裏來吧！

錢爾特 （喚醒他自己）唔，我不能，我不能！

貝蘭脫 很好。但是在很短期間，破產，就要發生，到了那時樣樣事體比現在還要不好。

錢爾特 可憐，可憐，我不能使我一切的希望付之東流！想想，如我這樣奮鬥之後的情狀！

貝蘭脫 實在的說：「我沒有勇氣對付這樣的結果。」

錢爾特 是的，那是實在的。

貝蘭脫 「我沒有勇氣開始篤實的生活。」

錢爾特 是的。

貝蘭脫 人啊，你不知道你自己說些什麼。

錢爾特 不，我不知道。但請恕我！

貝蘭脫 （起來。）沒有什麼只是失望！我代你很憂愁的。

錢爾特 （起來。）是的，你一定要這樣麼？磨難我呀！我所歡喜的事體要我做呀！告訴我你什

麼——

貝蘭脫 無論什麼事體，你必先簽字。

錢爾特 （坐回椅中。）唔！——我有什麼面目見人？——我輕視事體，欺騙人家！

貝蘭脫 一個人享受不應得的敬禮必遭應得的恥辱。那是常律；

錢爾特 但是他們對於我比對於別人尤其兇狠！我知道，咎有應得！但是我不能忍受啊！

貝蘭脫 唔！你是非常堅韌；你這三年來的奮鬥足以證明。

錢爾特 可憐！一定的，你的機智——勢力——能夠代我想點法子麼？

貝蘭脫 是的。代你所想惟一的法子就是簽字。

錢爾特 你可否以私人的合同取我的筆據麼？假使如此，樣樣事體都是很好。

貝蘭脫 簽字單在這裏！每一個鐘頭很寶貴的。

錢爾特 （拿起筆來；但是轉向貝蘭脫作懇求姿勢。）以我近來所經過的事體，你不敢試我麼？

貝蘭脫 是的，當你簽字之後。（錢爾特簽了這張單，坐回椅中，現出非常痛楚的神氣。貝蘭脫拿了這張單，摺起來，放在袖珍簿中。）我帶了這張單到破產法庭，後再到電報局。法官或者晚上到這裏來登記財產目錄。所以你應該告知你家裏。

錢爾特 我怎麼可以告知我家裏呢？給我一點時候！可憐！

貝蘭脫 你愈快愈好——不要說到一切有關係人的利益。唉，我現在事體辦了。

錢爾特 不要這樣拋棄我！不要拋棄我！

貝蘭脫 你要你的太太到你這裏來，不是你麼？

錢爾特 (順從) 是的。

貝蘭脫 (拿起手槍) 這個——我不要牠。現在牠是沒有什麼危險。但是爲別人起見，我要把牠放在寫字檯裏。假使你或你家裏的人用到我的時候，差人來通知我。

錢爾特 謝謝你。

貝蘭脫 我現在不離開市鎮，等到最不幸的事體過去之後——記住，白天或夜裏，用到我的時候，差人通知我。

錢爾特 謝謝你。

貝蘭脫 現在你可以爲我把這扇門的鎖開了麼？

錢爾特 嘎，當然的。恕恕我！

貝蘭脫 (拿了他的帽子，外套) 你不叫你的太太來麼？

錢爾特 不，我先要想一忽兒。現在我有這件事體最不好的一部分。

貝蘭脫 我相信你有，那就是爲什麼——（拿了拉鈴去拉）

錢爾特 你做什麼？

貝蘭脫 我去之前，我要你太太到你這裏來。

錢爾特 不要管那種事體！一個辦公室的僕人進來。貝蘭脫看看錢爾特。）請你的女主人——請我的太太到我這裏來。

貝蘭脫 即刻。（僕人出去。）再會！（走出。錢爾特坐下靠近門邊的椅子。）

（閉幕）

第二齣

佈景——與前齣同。錢爾特坐在門旁椅上，所處地位，與前齣閉幕時候一樣。他坐了好久，沒有移動，忽然站起來。

錢爾特 我怎麼辦呢？她的後面有孩子；孩子後面有工人——還有別的人呢！我沒有法子，只好走罷！但是接收財產的人就要到這裏來——我要呼吸新鮮空氣（走到最近的這扇窗。）多美麗的一天啊！——但是不是爲我的。（開這扇窗子望外面看。）我的馬！我不敢看牠。爲什麼馬鞍配起來？唔，一定的，我同貝蘭脫談話之後，我的意思——但是現在景象全非。（他心有所思，走來走去兩三次；於是忽然說道：）是的，我騎在馬上可以趕到外面港口這隻外國船（看他的錶。）我趕得到！我可以安排走後一切——（停止，聽到扶梯脚步聲音，吃了一驚。）誰在那邊？這是什麼？

(錢太太走下扶梯，進來這間房子。)

錢太太 你叫我麼？

錢爾特 是的(看着她)你在樓上麼？

錢太太 是的，我休息着。

錢爾特 (憐惜) 嗟，你睡着，我驚醒你！

錢太太 不，我沒有睡着。(她慢慢的向前走來。)

錢爾特 你沒有睡麼？(恐懼的對她)我想你沒有——麼？(對他自己)不，我不敢問她。

錢太太 你要什麼？

錢爾特 我要——。(看她的眼睛釘住手槍)我把手槍拿出，你驚駭麼？我拿出來，因為要旅行。

錢太太 (靠在寫字檯上)去旅行麼？

錢爾特 是的，貝蘭脫先生在這裏，我敢說你知道的。(她不答)商業；你知道的。我要出洋了。

錢太太 (頹唐) 出洋麼?

錢爾特 不過幾天。所以我只帶平常用的袋，放了一套換的衣服，一二件襯衣；但是即刻就要。

錢太太 你今天袋帶回家裏，我還沒有打開。

錢爾特 那是更好。你給我拿來麼?

錢太太 你現在要去——即刻麼?

錢爾特 乘外國船——由外面港口動身。

錢太太 那末，你沒有多餘的時間。

錢爾特 你不舒服麼?

錢太太 不大舒服。

錢爾特 患病麼?

錢太太 是的——但是我要把你的袋拿來。(錢爾特把她扶上樓梯。)

錢爾特 我愛，你今天不好——但是將來會好的。

錢太太 我只祝願你面上氣色好起來。

錢爾特 我們一切的人都挑肩仔。

錢太太 我們二人一道挑得更重！

錢爾特 但是你不知道我的事體——我沒有時間談談你的事體。

錢太太 不——就是那件事體。（慢慢的纔走上扶梯。）

錢爾特 我來幫助你麼？

錢太太 不，我愛，謝謝你。

錢爾特 （向前走來）她猜疑麼？她老是那樣——我所有一切的勇氣都被她拿去了。但是

沒有別的方法！現在——錢呢？一定的，我這裏有些金子。（走到寫字檯，從抽屜裏

拿出金子來計算，於是擡起頭來看見錢太太坐在扶梯半路上。）我愛，你坐下來

麼？

錢太太 我暫時覺得一昏。我要上去。（起來，慢慢爬上扶梯。）

錢爾特 可憐蟲，她是消瘦下去。（寧靜。）不——五，六，八，十——那是不夠。我還要多一點。

（搜這張寫字檯。）我錢短少的時候，我有錶及錶鍊。二十，二十四——那是我一切所能找得到的。唉，我的紙幣！我萬不可忘記了。這個地方不是屬於我了！她不回來麼？袋一定弄好麼？——唉，怎麼這些事體使她受苦！但是我走之後，她或者沒有這樣子不好。人家或者可憐她同這些孩子。唉，我的孩子！（神完氣定。）只好讓我走罷，走罷！我在那邊一樣望念！——唉，她來了。（錢太太慢慢的走下來，帶了一個袋，分明很重。）親愛，我來幫助你麼？

錢太太 謝謝你，你來拿這個袋麼？

錢爾特 （拿了袋，也慢慢的走下來。）這個袋比早晨還要重。
錢太太 真的麼？

錢爾特 我有紙幣放在裏邊。（打開皮袋。）但是，我愛，袋裏有錢。

錢太太 是的，——這些金子你平常不時給我的。我想現在對於你很有用。

錢爾特 一筆大款。

錢太太 我不信你知道你給我多少錢。

錢爾特 她知道樣樣事體！——我愛（伸開兩臂）

錢太太 漢銀！（他們兩人抱頭痛哭。錢太太低聲向他說：）我叫兩個孩子麼？

錢爾特 （低語）不，不要說——等到後來！（他們再擁抱。他拿起袋。）你走到窗邊，我騎在馬上的時候可以看見你。（閉了袋，匆匆忙忙走到門邊，但是停住。）我愛！

錢太太 唔？

錢爾特 恕恕我！

錢太太 樣樣事體！（錢爾特匆匆忙忙走出去，走到門口，遇到辦公室裏一個僕人，送他一封信。錢爾特拿了信，這個僕人就走出去。）

錢爾特 貝蘭脫寄來的！（站在門口，拆讀這封信；手裏拿了袋回到房裏又讀這封信）「我

離開你家裏的時候，你看見一匹馬鞍配好的馬站在門邊。爲免除誤會起見，我告訴你我已經派了警察看守你家裏。」

錢太太（靠在寫字檯上。）你不能去麼？

錢爾特不能。（一停。他放下袋，抹拭他的額角。）

錢太太漢銀，我們一塊兒禱告麼？

錢爾特你什麼意思？

錢太太禱告——禱告上帝幫助我麼？（忽然流淚。錢爾特不響。她跪下去。）漢銀，來呀！

看用盡心機是沒有用的！

錢爾特我很知道的。

錢太太嗚，緊急的時候，只好試一次。（錢爾特現出情感奮激的樣子。）你決不！你決不信

任我們或上帝！——無論對於那個，你都不開誠布公！

錢爾特不要說！

錢太太 但是你白天所瞞的事體，到夜裏就說出來。你知道，我們凡人要說話的！我倒在那

邊醒着，聽聽你的痛苦。現在你可知道我對於什麼事體沒有意思的緣故。白天你不信任我，到夜我睡不着。我所受的痛苦比你還要利害。（錢爾特倒在椅中。她走到他那邊去。）你想跑走。當我們恐怕人家時候，我們只向上帝禱告。假使不是爲上帝，你想我現在還活在世上麼？

錢爾特 我曾經跪求上帝，仍歸無效。

錢太太 漢銀，漢銀！

錢爾特 爲什麼我努力奮鬥，上帝不賜福給我呢？現在依然故我。

錢太太 嗚，將來會好。

錢爾特 是的，但是現狀非常的惡劣！——

錢太太 ——因爲這是在我們心中！（一停。范爾鮑克走到扶梯看見別人停着。）親愛，你要什麼？

范爾鮑克 (強制情感) 從我房裏我看見警察看守我們家裏。接收的人現在來了麼?

錢太太 (坐下來) 是的, 我的孩子。可怕的奮鬥之後, 多可怕啊, 只有我同他的上帝知道

——你的父親剛剛送進破屋宣言。(范爾鮑克走上, 二一步, 於是站着不動。一停。)

錢爾特 (不能克制他自己) 我想你要同莫來姑娘對她父親所說的話對我說!

錢太太 范爾鮑克, 你不要這樣子——只有上帝能評判他。

錢爾特 請你告訴我, 我怎樣殘忍害你! 告訴我你不能恕我的理由——(情不自禁)——

告訴我我永遠失了你的尊敬與你的愛!

錢太太 嗚, 我的孩子!

錢爾特 再請你告訴我, 你的忿怒與慚愧到了極點!

范爾鮑克 嗚, 父親, 父親! (由房背後這扇門出去。錢爾特想橫過這間房子好像跟着她, 但

是搖搖擺擺走到扶梯, 就走不動, 兩手拉着扶梯, 恐怕跌倒。錢太太坐在椅中。停了好久。忽然之間傑克勃遜從外面辦公室走進來, 所穿衣服同先前一樣, 不過

換了一件外套。錢爾特沒有覺到他走進來，一直等到他走到他旁邊纔知道；於是錢爾特向傑克勃遜伸出兩手似乎懇求的樣子，但是傑克勃遜直到他面前向他說話，因過於忿怒，喉管塞住，聲音都發不出來。）

傑克勃遜 你這個棍徒！（錢爾特退後。）

錢太太 傑克勃遜，傑克勃遜！

傑克勃遜 （不理她。）接收的人在這裏。釀酒廠裏的賬簿，單據都拿去了。工作停頓——工廠也是這樣。

錢太太 我的上帝！

傑克勃遜 我所負的責任，付出款子要比財產多一倍。（他低聲說話，但是因爲忿怒與情感，聲音發顫。）

錢太太 親愛的傑克勃遜！

傑克勃遜 （轉向她。）每次他告我簽字，我不是對他這樣說麼？但是我沒有那樣多的財

產。這是不對的。」——但是他常常回答道：「傑克勃遜，這不過是形式上的一

回事。」「是的，但是不是有體面的形式。」我常常的說。他或者說道：「這是商業上形式事體，一切商人都要做的。」我所有一切商業知識都跟他學的，所以我相信他。（感動。）他一次一次告我這樣做。現在所負的非我一生所能付的。我活着，死了，都是一個不體面的人。錢太太對於這件事體，你有什麼說？（她不回答。他很怒的轉向錢爾特。）你聽到麼？就是她也沒有話說——棍徒！

錢太太

傑克勃遜！

傑克勃遜

（感情激動，聲音斷續。）錢太太，我對你沒有什麼，只有深切的敬重你。但是，你看，他使我欺騙人家！為他的名字，我破了他們許多人的家產了。你看，他們相信我；猶如我相信他。我常常告訴他們，他是一鄉施主，在這樣艱難的時候，應該幫助他。現在呢，許多老實的人家被我們的奸謀破產了。那是他使我做的！多殘忍呀！（向錢爾特。）我能告訴你我想——（舉步向他含有恐嚇意思。）

錢太太 (起來) 爲我起見，傑克勃遜！

傑克勃遜 (克制他自己) 是的，太太，爲你起見，因爲我很敬重你，但是，我有何面目見那些

可憐破產的人呢？向他們解釋沒有用的；那亦不能幫助他們日出去謀生！我又何面目見我的愛妻（感動）她這樣相信我并且相信我所信託的那些人。再我的孩子呢？對他們尤難，因爲他們在街上可以聽到許多的話。不久他們可以聽到他們的父親是怎樣一個人；所聽的話由破產家裏孩子那邊來的。

錢太太 你自己既然覺得這樣艱難，你可以寬恕別人。可憐！

傑克勃遜 我很敬重你；但是這是很艱難的；我家裏甚至於所吃的一片麵包皮我都不能

說我自己的——因爲我所欠的多於我所能付的。現在，我晚上同我的孩子怎麼樣呢——星期日呢！不，我的意思要他聽聽我的實話。（轉向錢爾特。）你這個棍徒！你不能逃避我！（錢爾特恐懼縮退，走到辦公室門口，但是在這個時候，接收的人走進來，後面跟着兩個書記及薩納司。錢爾特橫過這間房子，搖搖擺

擺走到他的寫字檯，背後靠着，轉向新來的人。）

接收者（從錢爾特背後走來。）恕恕我！請你的賬簿，單據交給我麼？（錢爾特一驚，走到

火爐，靠在爐上。）

傑克勃遜（站在他上邊，向他低語。）棍徒！（錢爾特離開他，坐在門旁椅上，兩手蒙面。）

錢太太（起來，向傑克勃遜細語。）傑克勃遜，傑克勃遜（他走她這邊來。）他決不會有意欺騙人家！他決不是如你所說這樣子，決不（再坐下去。）

傑克勃遜（錢太太，我很敬重你。但是假使他不是一個騙子，說謊話的人，什麼事體都沒有真理！）忽然流淚。錢太太背靠椅中。兩手蒙面。靜默了一忽兒。於是聽到外面一陣嘈聲。這位接收的人同他的書記停止分類登記，一切的人都擡起頭來看。）

錢太太（害怕。）什麼事體，（薩納司同接收的人走到一扇窗子，傑克勃遜走到另外一扇窗子。）

傑克勃遜 這些人都是從釀酒廠，碼頭，工廠，機房裏來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但是今天是

付工資的一天，——沒有工資付給他們啊！（各人再回去做事體。）

錢爾特

（失望的走前來。）我忘記那件事體！

傑克勃遜

（向他走去。）唉。出去，見見他們，他們會使你知道你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錢爾特

（起拿皮包，低聲的說。）這裏是錢，但是都是金子。到市鎮裏去，把牠變換，付給他

們！

錢太太

是的，這樣辦，傑克勃遜！

傑克勃遜

（低微聲調。）太太，假使你要求我，我——皮包裏有錢麼？（開了皮包。）一切都是

一捲一捲的。他的意思是要跑走！——所帶的錢是他的人借該他的。然而你還

說他不是棍徒！（錢爾特發出呻吟聲音。外面嘈聲愈加響大。）

錢太太

（低聲。）快一點，否則，他們到這裏來。

傑克勃遜

我要走了。

接收的人

（插口。）恕恕我，這裏什麼東西都不能拿，等到我們查過登了目錄之後。

傑克勃遜 今天是發工資的一天，這筆錢備作工資的。

錢太太 傑克勃遜可以負責，他能談明這件事體。

接收的人 那是與事實方面有點改變。傑克勃遜是一位正直的人。（再做他自己事體。）

傑克勃遜 （向錢太太低聲說話，充滿情緒。）錢太太，你聽到麼？他稱我正直的人——不

久，還有人那樣稱呼我！（走出，經過錢爾特前面，低聲的說：）棍徒！我更要回來！

接收的人 （走向錢爾特。）恕恕我，但是我要求你私人房間及碗碟櫥的鑰匙給我。

錢太太 （代她丈夫回答。）我的管家同你一道去。薩納司，碗碟櫥的鑰匙在這裏。（薩納司

向她拿去鑰匙。）

接收的人 （看看錢爾特沉重的錶練。）什麼衣件必需品，我們是不要的，不過有價值的

珍寶——（錢爾特拿下錶練。）不，不，你戴着。但是這根錶練要包括在物單裏。

錢爾特 我不想保存牠。

接收的人 隨你的便。（西納向一個書記拿回錶練。）再會！（這個時候西納同哈馬在外

面辦公室門口，看看所經過的情形。接收的人薩納司，同二兩個書記開右面這扇門，但是門已鎖着。這扇門鎖了。

錢爾特（好像從夢中驚醒）唉，當然！（走到門邊，把鎖開了。）

西納（向錢太太這邊衝過去，跪在她的旁邊。）母親！

錢太太 是的，親愛的，我們審判的日子到了！我是害怕——害怕我們太弱了。

西納 母親，我們怎麼樣呢！

錢太太 聽命上帝。

西納 我要同哈馬到他的姑母裏。我們即刻就走。

錢太太 這是可能的，現在他的姑母不願意要你。

西納 亞拉姑母。你什麼意思？

錢太太 我的意思就是你是富人之女；你不懂世故。

西納 哈馬；你想亞拉姑母拒絕我麼？

哈馬 (想了一忽) 我不知道。

錢太太 我的孩子，你聽。在這幾點鐘之內，你所學的比你一生所學的還要多。

西納 (恐懼低語) 你的意思就是——？

錢太太 噓！(西納以頭埋在她母親膝部。聽到外面大的笑聲。)

哈馬 (走到最近的窗邊) 那是什麼？(薩納司經過右面這扇門進來，再走到另外一扇窗門。錢爾特，西納錢太太起來。) 這匹棕色馬！他們拿去了。

薩納司 他們帶了這匹馬走上階級，假裝拍賣。

哈馬 他們虧待牠了！(薩納司跑出去，哈馬從檯上急取手槍，看看子彈有無裝上。) 我要

西納 你要做什麼？(他起身出去的時候，她拉住他，阻止他。)

哈馬 讓我去罷！

西納 你先告訴我你做什麼！你是否夾在那些人中出去——還是一個人出去？

哈馬 是的。

西納 (兩臂抱住他) 你不應走!

哈馬 當心, 這是子彈裝好的!

西納 你帶手槍做什麼?

哈馬 (離開了她, 堅決語氣的說) 我要結果這匹可憐的馬! 那是給他們太好。無論真的假的, 牠是不能拍賣的! (走到遠的一扇窗門) 我在這裏可以好好的瞄準。

西納 (跟他後面, 并且狂喚) 你要誤打別人啊!

哈馬 不, 我瞄準很好。(瞄準)

西納 父親! 假使他們從這裏聽到槍聲——

錢爾特 (驚起) 這座屋子屬於我的債主——這根手槍也是!

哈馬 我現在不問你的命令! (錢爾特急取手槍, 子彈已放出去) 西納呼喊, 衝到她母親那邊。這時候外面窗門下邊聽到兩聲喊聲: 「他們向我們放槍! 他們向我們放槍!」於

是打破玻璃的聲音聽到了；石子由窗口拋進來，繼以狂呼及卑鄙的笑聲。范爾鮑克由外面辦公室衝進來，站在她父親前面保護他，面朝着窗門。又聽到外面喊聲：「我的孩子，跟我來吧！」

哈馬（把手槍指着窗口）是的，你試試看！

錢太太同西納 他們走進這裏來了！

范爾鮑克 你不要開槍！站在他與窗門中間。

錢爾特 這是薩納司同警察呀！（「回到那邊去！」的喊聲聽到了；又起了一陣喧鬧，及響亮的聲音；後來嘈聲減少沒有了。）

錢太太 謝謝上帝，我們危險極了。（坐在椅中一停。）漢銀，你在那裏？（錢爾特在她後面走來，以手拍拍她的頭，但是即刻轉過掩飾他的情緒一停。）

西納（跪在她母親旁邊）他們不回來麼？我們離開此地不好麼？

錢太太 到那裏？

西納 (失望) 我們怎麼辦呢？

錢太太 只好聽命上帝。(一停。這時候哈馬沒有人注意到他，把手槍放在椅上，由房背後

這扇門溜出去。)

范爾鮑克 (低聲) 西納，看！(西納起來，房裏四面一看，低聲而哭。)

錢太太 怎麼一回事？

西納 我知道他要走！

錢太太 怎麼一回事！

范爾鮑克 有錢人家都有順服的中尉——而我們的中尉離了我們。那就算了。

錢太太 (起來) 西納，我的孩子！

西納 (投在她的懷中) 母親！

錢太太 現在再沒有假裝了。心裏不必難過。

西納 (流淚) 母親，母親！

錢太太 事體既然如此。親愛的，你聽到麼？不要哭！

西納 我不是哭！但是我覺得非常慚愧——唉，非常慚愧！

錢太太 我真實在慚愧，我沒有勇氣阻止我所看得到事體，我真笨極。

西納 （如先前一樣。）此後沒有人離棄我們；也沒有東西給人搶奪。

范爾鮑克 （向前走來，很明顯的，感情非常激動。）是的，有一個人，母親！我想離棄你們。

西納 你范爾鮑克離棄我們麼？你麼？

范爾鮑克 無論怎麼！我們家已破了。我們各人應該自己設法謀生。

西納 我做什麼？我不知道怎麼去做事體。

錢太太 （坐回椅中。）我這個母親多不好呀，不能使兒女住在一道！

范爾鮑克 （剛烈。）你知道我們現在不能住在一道！你們知道我們不能忍受倚賴債主慈

悲而生活；我們倚賴人家太長久了。

錢太太 噓！記住你父親在房裏。（一停。）范爾鮑克，你打算做什麼？

范爾鮑克 (再抑制她自己之後，靜靜的說。) 我打算到何斯脫先生的事務所，學習商業

——維持我自己。

錢太太 你不知道你開始辦什麼事體？

范爾鮑克 但是我知道我要離開。

西納·母親，我要你負擔，連累你，因為什麼事體我都不能做——

范爾鮑克 你能出外謀生；就是當一個僕人什麼要緊？不要倚賴我們債主而生活——

天，一點鐘都不要！

西納 那末，母親怎麼樣呢？

錢太太 你的母親同你的父親一道住。

西納 但是我們一切的人都單獨麼？你，這樣子不舒服麼？

錢太太 不，不單獨！你的父親同我一道。(錢爾特向前走來，同她伸出來的手接吻，跪在她的旁邊，以面攢在她膝部。她輕輕的拍拍他的頭髮。) 孩子啊，恕恕你的父親。這是

一樁好事，你們能够做的。（錢爾特起來，回到房的一端。一個送信的人進來送上一封信。）

西納（懇切的轉過來）他寄來的一封信！我再忍受不了！我不要牠！這個送信的人把這封信交該錢爾特。）

錢爾特 我再不收信了。

范爾鮑克（看這封信）薩納司寄來的麼？

錢爾特 他也寄來！

錢太太 范爾鮑克，拿這封信，讀啦，讓我們即刻放心。（范爾鮑克向送信人取信。他交了信走出來。她拆開信，看了，於是感動的讀。）「先生，——自從我少時到你這裏服務以來，蒙你種種優待，感激得很。現在我所說的話如有差誤，請勿計較。大約八年前我繼承了少數財產。我把這筆財產向有利方面去投資，不受經濟不定的影響。現在總數達一千四百鎊，奉贈於你，聊報萬一，因為我想這筆款項終久送給你的。并且

你利用這筆錢的好處幾倍於我。假使你要用我，我情願將來也同你一道做事。請你恕我利用這個時機表示殷懃；我是別無他意。——你的服從的僕人薩納司謹上。」范爾鮑克讀這封信的時候，錢爾特慢慢的走上前來，站在他的太太旁邊。）
漢銀你雖然平常幫助別人不少，但是在這個時候，只有一個人來救你，你一定覺得你也有人來酬報你。（錢爾特點點頭，再走到房的後面。）你們這些孩子——你們有沒有看見這個人救濟你父親多忠心麼？（一停。西納站在寫字檯旁邊，哭着。錢爾特在房的後面很不安寧的走來走去好幾次，於是走上樓梯。）

范爾鮑克 我要同薩納司說話。

錢太太 是的，親愛，去罷！現在我不能夠；我覺得一定的，你父親也不能夠。你去同他說罷！（起來。）來，西納，我同你談一談；現在你要誠心同我談——唉，我們那時真心一道談話過呢？（西納走到她那邊。）你父親在那裏？

范爾鮑克 他走到樓上去了。

錢太太（靠在西納臂膊上。）他去了。一定的，他想去休息——雖然那件事體是很難的，

今天是可怕的一天；但是一定的上帝要使得我們好起來！（同西納走出去。范爾鮑克走到門的後面搖鈴。一個信差走進來。）

范爾鮑克 假使薩納司先生在那邊，請他即刻到這裏來。（信差出去。）他聽到是我叫他，他或者不來。聽，是的，他來了！（薩納司走進來，一看見范爾鮑克就停住，慌忙把他的兩手放在背後。）

薩納司 范爾鮑克小姐，就是你叫我麼？

范爾鮑克 請進來。（薩納司膽怯的望前走幾步。范爾鮑克親密的聲氣說話。）進來！（薩納司再走進房裏來。）

范爾鮑克 你寫了一封信給我父親。

薩納司（停了一忽兒。）是的。

范爾鮑克 這是慷慨的贈與。

薩納司 (如先前一樣) 嘎，唔，——這是自然的，我應該這樣子。

范爾鮑克 你這樣想麼？我覺得並不是這樣。這是奉贈人的榮譽。(一停)

薩納司 我希望他有接受的意思麼？

范爾鮑克 我不知道。

薩納司 (憂愁的停了一忽) 他沒有意思接受麼？不——我想不至於。

范爾鮑克 我實在不知道。這樁事體在於他是否有膽量？

薩納司 他是否有膽量麼？

范爾鮑克 是的。(一停)

薩納司 (明顯的很怕范爾鮑克) 范爾鮑克小姐，你還有什麼命令？

范爾鮑克 (微微一笑) 命令麼？我不是給你命令——你提議將來同我父親一道住。

薩納司 是——假使他願意我，我就這樣說。

范爾鮑克 我不知道。那件事體，只有他，我母親同你三人；另外沒有別人。

薩納司 真的麼？那末，別的人怎麼樣呢？

范爾鮑克 我不知道我的姊妹意思到底怎麼樣——但是我今天要離開家庭。

薩納司 那末，你將——

范爾鮑克 ——去謀書記的事體，不過你在我父親那邊稍微寂寞一點。（一停。）我想那樣情狀你沒有想到麼？

薩納司 不——是的——就是這樣說，那時候，你父親更加需要我。

范爾鮑克 實在的他要愈加需要你，不過你的財產與他的財產混在一起，什麼一種希望呢？你知道將來是沒有一定的。

薩納司 什麼一種希望——？

范爾鮑克 是的，少年人前途總有希望。

薩納司 是的——當然的；就是這樣說，起初的時候他是很困難的。

范爾鮑克 但是我想到你，你將來一定有計劃麼？

薩納司 (困惱) 我真真不願意談論我自己的事體。

范爾鮑克 但是我要——那末，你有事體瞞住麼？

薩納司 唉，——假使我告訴你——我有幾家親戚，在美國，久已要我到那邊去，他們家裏還好。我在那邊，可以得到好的事體。

范爾鮑克 真的麼？——你爲什麼老早不到那邊去？(薩納司不答。) 你同我們一道住，你犧牲你的利益麼？(薩納司仍舊不作聲。) 你留在這裏真受了極大的犧牲——

薩納司 (非常悔惱) 我決不會想到那種事體。

范爾鮑克 但是我父親不至於受你這樣許多東西。

薩納司 (驚駭) 怎麼不要？

范爾鮑克 因爲真真太多了——無論怎樣我要阻止他。

薩納司 (差不多懇求的樣子) 范爾鮑克小姐，你麼？

薩納司 誤用麼？我還願望什麼？

范爾鮑克 我同我父親談過這件事體之後，我想他知道我的意思。

薩納司 (懇切) 你什麼意思？

范爾鮑克 (沉思了一忽) 我的意思，你爲我們極大犧牲的理由——現在還要大犧牲的理由。(一停) 薩納司垂了他的頭，兩手蒙面，忽然之間，把手放在背後。范爾鮑克以溫和堅決的聲調，繼續的說：) 我一生教訓我自己，看看人家的行爲言語，知道他們的動機。

薩納司 (寂靜的沒有擡起頭來) 你教訓你自己太苛刻了，太難了，太不對了。

范爾鮑克 (起來，但是神完氣定，溫文的說：) 薩納司先生，不要那樣。這並不是殘忍或者苛刻使我想到你的將來——使我想免了你的失望。

薩納司 (痛哭一聲) 范爾鮑克小姐！

范爾鮑克 你自己實在的想一想，你知道我剛剛所說的意思。

薩納司 范爾鮑克小姐，你還有命令麼？

范爾鮑克 我已經告訴你了，我沒有命令給你。我不過向你告別，我很謝謝你對於我很好——並且對於我們一切的人都很好，薩納司先生祝願你好運，再會，（薩納司鞠躬。）你不握手麼？我忘記了——我冒犯你。請你恕我。（薩納司鞠躬，轉去就走。）來，薩納司先生——讓我們分別，至少如朋友一樣！你到美國，我到不認識的人羣之中，讓我們祝願彼此佳好。

薩納司 （感動）再會，范爾鮑克小姐。（轉去就走。）

范爾鮑克 薩納司先生——握手！

薩納司 （停住）不，范爾鮑克小姐。

范爾鮑克 不要待我無禮；我不應得那樣子。（薩納司再轉去就走。）薩納司先生！

薩納司 你或者染污你的手指，范爾鮑克小姐（很倨傲的走去）

范爾鮑克 （盡力抑制牠自己）噫，我們現在在彼此都得罪了。但是爲什麼彼此不可以相恕

呢？

薩納司 因為你今天得罪我第二次了——這一次比第一次還得罪多些。

范爾鮑克 噫，這是太多了！我說話同做事一樣，因為我不願假，要免除你將來的失望。這樣

你叫侮辱你！我們兩人到底誰侮辱誰：我到要知道？

薩納司 你為我想這些事體，你侮辱我。你有沒有看清你忍心破壞我一生最快樂的事業麼？

范爾鮑克 我是無意的。我很歡喜我錯了。

薩納司 (悲苦) 你歡喜啊！你歡喜知道我不是棍徒！

范爾鮑克 (沈靜) 誰說這種事體。

薩納司 你！你知道我的缺點；因此你相信我該你做了圈套並且市恩於你父親不幸的時

候，范爾鮑克小姐——！不，我不能同這樣想我的人握手！你既然侮辱我，說我在你面前毫無禁忌，我坦白的告訴你；這兩隻手(他把他的兩手伸到她那邊)紅而難

看，很忠心的代你父親做事，他的女兒爲兩隻手開我玩笑！（轉去就走，但又停着。）還有一句話。要求你父親堅持到底，不要不幸的時候，拋棄了他。這是比我將來的痛苦還要利害。我能照顧我自己。（再轉去就走，但又回來。）在他那邊做事的時候——這是不是容易的事體——你的兩手如同我兩手一樣紅，一樣的做了有成績的事體，那末，你或者知道怎樣損害我！可是現在你不能知道。（他很快的走到外面辦公室門口。）

范爾鮑克（做歪面）什麼脾氣！（愈加嚴重）然而，畢竟——（望他後面看。薩納司剛剛走到門口，錢爾特從樓梯頂上叫他的聲音聽到了。薩納司回答他。）

錢爾特（走下扶梯）薩納司！薩納司！我看見傑克勃遜來了。（慌忙經過這間房子，好像有人追他。薩納司跟他。）當然的，他再來尋我！我膽很怯，我覺得忍受不住；但是我

不能——不是今天，不是現在！我再不能忍受了！阻住他，不要讓他進來！我喝苦楚之酒喝到底；但是，（差不多低聲說話）不是一口喝完（兩手蒙面。）

薩納司 他不來；不要怕！（很快的走出去，有堅決的神氣。）

錢爾特 這是難的——噫，這是難的！

范爾鮑克 （走到他的旁邊。）父親！（他懇切的看着她。）你可以接受薩納司贈給你的錢。

錢爾特 （詫異。）你什麼意思？

范爾鮑克 我的意思——就是，假使你接受他的錢，我不拋棄你，並且同你一道住。

錢爾特 （懷疑。）你，范爾鮑克？

范爾鮑克 是的，你知道我要學習事務所的事體，學習商業，我寧願在你的事務所學習。

錢爾特 （多疑。）我不知道你——？

范爾鮑克 親愛，你不知道麼？我相信我在事務所裏總有用處。照這樣辦，你知道，我們可以

努力做點事業——得上帝的幫助可以付還債主的款項。

錢爾特 （快樂而多疑。）我的孩子！誰告訴你這樣好的意思？

范爾鮑克 （一隻手臂抱他的頭。）父親，恕我從前的疏忽！你看看我來補過！我要盡力的去

做事！

錢爾特 (仍舊一半不相信)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范爾鮑克 我覺得——我不能告訴你——怎麼渴望愛，渴望做事（把她的臂抱住他的頭頸）嗚，父親，我怎樣愛你！——我怎麼爲你辦事！

錢爾特 唉！那就是自從你小時以來，我所盼望你的。但是不知怎麼我們意見相左，愈弄愈遠。

范爾鮑克 不要再談往事！盼望將來，父親，盼望將來！想想，「不受經濟不定的影響」的這句話——這不是他的話麼？

錢爾特 你也受那句話的感動麼？

范爾鮑克 那就是我們將來的意思！我們自己一切的人有一家——海邊一所小房子——我幫助你，西納幫助母親——我們第一次知道怎麼生活！

錢爾特 這是多快樂呀！

范爾鮑克 只有盼望將來，父親，盼望將來，同心一致的家庭那是很堅固的！

錢爾特 想想我有這樣的幫助！

范爾鮑克 是的，現在我們一齊走到我們的地位——這個地方，從前你是一個人的！現在你有好的神仙四面圍着你，你無論看到什麼地方，可以看見笑嗔嗔的面孔，忙碌的手指；我們晚上還可以一道喫飯，晚上一道談天如我們小的時候一樣！

錢爾特 那是比什麼事體都好！

范爾鮑克 哈哈！——你知道，這是如同雨後小鳥在枝頭上唱快樂之歌！這次我們的快樂決不會沒有，因為我們有價值的事體可以生活。

錢爾特 讓我們到你母親那邊去！這樁事體可以使她高興！

范爾鮑克 唉！我怎麼纔知道愛她！今天所發生的事體給我一個教訓。

錢爾特 我們一切的人做事就是為她。

范爾鮑克 是的——為她，為她。她現在可以休息了。讓我們到她那邊去！

錢爾特 我愛，先向我接吻。（他的聲音發顫。）自從你這樣做，已經很久了！

范爾鮑克 （向他接吻。）父親！

錢爾特 讓我們到你母親那邊去。（他們一齊走出去的時候，幕就閉了。）

第四齣

佈景——三年之後，在海峽岸上錢爾特新家宅花園裏邊。花園背後可以看見恬靜而有陽光的海，許多船隻點綴其間。左面可以看見房子一部分，從這部分開的窗子可以看見范爾鮑克在寫字檯上寫字。這座花園爲赤楊樹所遮蔭；許多花臺擺滿房子四週，充滿了舒適的空氣。兩張小花園的桌子，幾把椅子放在右面前邊。一把椅子遠遠的放在後面，分明新近有人坐過。幕拉起來的時候，舞臺上一個人也沒有，但是從開的這扇窗子可看見范爾鮑克。不久錢爾特推着錢太太走進來，她坐在病人椅子上。

錢太太 又是可愛的一天！

錢爾特 可愛！昨夜海上水不揚波。我遠遠地看見一二隻輪船駛出去，一隻帆船浮沈海面，

幾隻漁船靜靜地飄浮進來。

錢太太 想想兩天以前的暴風雨！

錢爾特 想想三年以前我們所遭受的風潮！夜裏我總想着。

錢太太 同我一道坐在此地。

錢爾特 我們再不繼續散步麼？

錢太太 太陽太熱。

錢爾特 我覺得並不熱。

錢太太 你是大而強壯的人！我覺得太熱。

錢爾特 （拿了一把椅子。）那末，你在那邊。

錢太太 （一拿了他的帽子，拂拭他的額角。）親愛，你是很熱。你從來面色沒有像現在這
樣好！

錢爾特 那是你說得好！

錢太太 你的意思，我有許多困難麼？這不過是我的藉口，要你把我推到各處。

錢爾特 (一歎) 唉，我愛，你是太好了，對於這種事體這樣高興。但是你是我們中顯有不幸的艱苦痕跡惟一的人。

錢太太 (阻止他) 你忘記你自己白的頭髮麼？那是不幸的符號，但是很美麗的！至於我現在有病，我是感謝上帝！第一我沒有痛苦，並且我有機會覺得你樣樣待我非常之好。

錢爾特 那末，你享福麼？

錢太太 是的，我真享福——如我所願望的。

錢爾特 正是糟塌你自己，還要糟塌我們麼？

范爾鮑克 (從窗口) 父親，我已做好賬目了。

錢爾特 這賬目的結算同我所說的不是一樣麼？

范爾鮑克 恰恰一樣。我可否即刻把牠登在總簿上呢？

錢爾特 哈哈！你這樣匆忙，你是很高興麼？

范爾鮑克 一定的！這樣好的商業！

錢爾特 你同薩納司極力勸我不要管牠！

范爾鮑克 這樣一對的蠢夫！

錢太太 唉，我愛，你父親是你的主人！

錢爾特 噫，這是更容易的帶少數軍隊往前進比較帶多數軍隊往後退。（范爾鮑克繼續

去辦事。）

錢太太 我們不幹似乎很困難的。

錢爾特 是的，是的——噫，是的。我告訴你，昨夜我想過那樁事體。假使上帝已經給我所祈

禱的，我們現在是怎麼一個情狀呢？那是我也想到。

錢太太 親愛，這就是財產的事體，使你心裏起了一切的思想麼？

錢爾特 是的。

錢太太 我必定承認自從薩納司昨天到市鎮裏解決這件事以來，我沒有心思去想別的

事。今天是吉日。西納現在正在很忙碌的爲我們預備小小宴會；我們看看她變成怎麼的一個術藝家！她在這裏了！

錢爾特 我想我要去看看范爾鮑克的眼目。（走到窗邊。西納從屋裏走出來，穿了廚司務的圍裙，手裏拿了一個盆子。）

西納 母親，嚐嚐我的湯（給她一匙的湯。）

錢太太 聰明的姑娘！（嚐這個湯。）或者這湯稍微——不，這是很好。你是很聰明呀！

西納 我不聰明！薩納司馬上就回來麼？

錢太太 你父親說我們常盼望他來。

錢爾特 （站在窗口，向范爾鮑克。）不，等一忽兒。我要進來。（走進屋裏。看見他在范爾鮑克旁邊。）

錢太太 我的小小西納，我要問你事體。

西納 你麼？

錢太太 你昨天晚上你所收到的這封信，裏面說些什麼？

西納 哈哈，我已經料到你要問我！沒有什麼，母親。

錢太太 沒有什麼使你痛苦麼？

西納 我昨夜睡着如抽陀螺一樣——所以你自己可以推想了。

錢太太 我是很高興的。但是你知道我覺得有些事體使你不高興，就是你所說那樁事體麼？

西納 有麼？就是我常常覺得慚愧的事體；那就完了。

錢太太 我很感謝聽這話，因為——

西納 (阻止她) 那必定是薩納司。我聽到輪聲了。是的，他到這裏來了！他來得很快；半個鐘頭的時間，飯菜或者預備不好。

錢太太 那沒有什麼要緊。

西納 父親，薩納司在這裏了。

錢爾特 (從裏面出來) 好啊! 我要出去! (西納走進房子, 錢爾特恰恰走出一忽兒後, 薩納

司走進來)

錢爾特同錢太太 歡迎!

薩納司 謝謝你們! (放下有灰塵的外衣, 駕馭的手套在椅子上, 於是向前走來。)

錢爾特 唉?

薩納司 是的——你破產取消了!

錢爾特 結果是——?

薩納司 恰恰如我們所盼望的。

錢爾特 我想恰恰如貝蘭脫先生所寫的麼?

薩納司 正是, 不過除出一二樁無關重要的瑣事。你自己可以看的。(給他一束的紙) 近來提高的價值并妥善的辦理把全局完全改變了。

錢爾特 (打開紙看看總數) 短少一萬二千磅。

薩納司 我代你宣告付還那筆款子，但是付款的方法由你自己怎樣去辦就是了。所以——

錢爾特 所以——？

薩納司 ——我寧願付還款子多於仍欠傑克勃遜一半的數目。

錢太太 不實在麼？（錢爾特拿出一枝鉛筆，在紙邊計算。）

薩納司 這是大家很滿意的——所以他們誠心的恭賀你。

錢太太 所以，假使萬事順利——

錢爾特 是的，假使商業興隆，薩納司，十二年或十四年之內，各人債款我都可以付清。

錢太太 親愛的，我們不能活到這麼許多年。

錢爾特 那末，我們死於貧窮。我是無怨！

錢太太 無怨，真真的！你這榮譽的名字可以留給子孫。

錢爾特 他們可以繼承穩固的商業，如果他們願意去幹。

錢太太 范爾鮑克，你聽到那句話麼？

范爾鮑克（從這扇窗子）每一個字（薩納司向她鞠躬。）我必定進去告訴西納。（離開

窗子。）

錢太太 傑克勃遜說什麼？——老而誠實的傑克勃遜？

薩納司 他很受感動如你所預料的。今天他一定到這裏來。

錢爾特 （看了這些紙據，擡起頭來。）貝蘭脫先生呢？

薩納司 他緊隨着我來。我代他向你致意并且這樣告訴你。

錢爾特 好啊！我們孤負了他。

錢太太 但是我們的真朋友。但是談到真的朋友，薩納司，我有特別事體要問你。

薩納司 錢太太，我麼？

錢太太 這個女婢告訴我說你昨天到市鎮裏去的時候，你的大部分的東西都帶去了。有

這回事體麼？

薩納司 是的，錢太太。

錢爾特 那是什麼意思？（對他的太太）我愛你，你並沒有告訴我這樁事體。

錢太太 因為我想這或者是誤會。但是我現在要問這是什麼意思？你要走去麼？

薩納司 （以指彈椅，分明腦筋昏亂。）是的，錢太太。

錢爾特 到那裏你從來沒有說過這件事體。

薩納司 沒有；但是我常常想把財產掙回之後，我的工作就完了。

錢爾特 同錢太太 你的意思想離開我們麼？

薩納司 是的。

錢爾特 但是爲什麼？

錢太太 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薩納司 到美國我的親戚那邊去。我現在慢慢的收回我的資本寄到外洋，對於你沒有什

麼妨礙。

錢爾特 我們的合股解散麼？

薩納司 你知道無論怎麼你要再用舊式商號的名字。

錢爾特 那是實在的，但是，這是什麼意思？你的理由怎樣呢？

錢太太 你不高興在這裏，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同你一道呢？

錢爾特 你將來在這裏很有希望猶如在美洲一樣。

錢太太 我們只可同患難不可同安樂麼？

薩納司 我孤負你們二位。

錢太太 老天啊，這是我們孤負了你！

錢爾特 ——多於我們所能償還。（斥責。）薩納司！

（西納走進來，脫了烹調圍裙。）

西納 恭喜！恭喜父親！——母親！（向他們接吻。）歡迎，薩納司！——但是你不高興麼？——現

在麼？（一停。范爾鮑克走進來。）

范爾鮑克 什麼事體？

錢太太 我的孩子，薩納司想離開我們。（一停）

西納 但是，薩納司——！

錢爾特 就是你要走，爲什麼你從前沒有向我說過一言半句呢？（向其餘的人）他有沒有

同你們說過？（錢太太搖搖頭。）

西納 沒有。

薩納司 這是因爲——因爲——我要告訴你我馬上就走。否則要走很困難的。

錢爾特 那末，你一定有重大的理由你碰到什麼事體——非走不可麼？（薩納司不答。）

錢太太 你不信託我們麼？

薩納司 （膽小）我想我還是走罷。（一停）

錢爾特 那是使得我們更加痛苦——想想你在我們小小家庭之中，萬事與共，現在你有心事藏在胸中，不能說出。

薩納司 不要使我太難！相信我，假使我可以留在此地，我當留住不走，假使我能告訴你們

理由，我當說出（一停）

西納（低聲向她母親）或者他想結婚麼？

錢太太 他一個人同我們一道有什麼分別麼？無論那個人薩納司所愛的，我們都是親愛的。

錢爾特（走到薩納司那邊，以手臂繞他的頸項。）假使你不能告訴我們一切的人，請你告訴我們中一個。我們完全不能幫助你麼？

薩納司 不能。

錢爾特 但是你一個人判斷那樁事體麼？照老年人的經驗一個人常常不知道別人的忠告怎麼可以幫助他。

薩納司 很不幸的我這樣的說。

錢爾特 這必定是痛苦的事體麼？

薩納司 請——？

錢爾特 嘎，薩納司，我們今天很快樂的，你提起這事，真如烏雲遮蓋了白日，使我們很不快

活。我要失了你了，因為我從來沒有失了人的。

錢太太 我想這所房子不可以沒有薩納司！

錢爾特 （向他的太太）親愛，來啊，我們再不進去麼？

錢太太 是的——再在外面不大好的。（錢爾特把她帶到屋裏。西納轉向范爾鮑克同她

一道走進去，但是她走近她的房邊時候，她低聲而哭。范爾鮑克拉住她手臂，她們

眼睛彼此遇着。）

西納 我的心智在那裏？（她走進房子，回頭看范爾鮑克同薩納司。薩納司情感激動得很，

但是一看見范爾鮑克就恢復轉來。）

范爾鮑克 （暴躁）薩納司！

薩納司 范爾鮑克小姐，你有什麼命令？

范爾鮑克 （不看他，轉過來，以避他的眼睛。）你想離開我們麼？

薩納司 是的，范爾鮑克小姐（一停）。

范爾鮑克 那麼我們再不能够在同一房子裏邊背朝背坐在寫字檯上做事麼？

薩納司 不能，范爾鮑克小姐。

范爾鮑克 那是很可憐的；我這樣慣於背朝背做事。

薩納司 你是很容易的變成習慣背朝別人的——背。

范爾鮑克 唉，別人那是別人的。

薩納司 范爾鮑克小姐，你一定原恕我；我並不覺得今天同你開玩笑。（轉去就走。）

范爾鮑克 （看他。）那麼，我們就這樣的分別麼？

薩納司 我想今天下午同你告別。

范爾鮑克 （向他走上一大步。）但是我們的賬項不應該先算清麼？

薩納司 （冷淡。）不必，范爾鮑克小姐。

范爾鮑克 你覺得我們中樣樣事體都是對的麼？

薩納司 上帝知道我不會！

范爾鮑克 但是你想我要責備麼？——唉！唔，這是沒有什麼要緊。

薩納司 我寧願受這責備。但是，無論怎樣現在萬事都完了。

范爾鮑克 但是，假使人家責備我們，究竟那個認錯？你能置之不理麼？

薩納司 我承認我不理。但是，我已經說過了，我不願意清算我們中的賬項。

范爾鮑克 但是我要清算。

薩納司 你有許多時間去算。

范爾鮑克 但是，假使有困難的地方，我一個人不能辦的。

薩納司 我想不到你有困難地方。

范爾鮑克 但是假使我這樣想？——假使我覺得錯的很多呢？

薩納司 我已經告訴你了，我情願受一切的責備。

范爾鮑克 不，薩納司——我不受你的恩惠；我要知道事實。我現在有一個問題要問你。

薩納司 隨你歡喜。

范爾鮑克 怎麼我父親失敗之後第一年我們做事很好——或長久一點？你有沒有想到那樁事體麼？

薩納司 是的，我想這是因為我們除出工作以外從來沒有談到別的事體——只談論商業。

范爾鮑克 你是我的先生。

薩納司 當你不要再先生的時候——

范爾鮑克 ——我們難得彼此說話。

薩納司 （柔和）不。

范爾鮑克 在我的方面友誼的形跡既然沒有人注意到，我還說什麼做什麼呢？

薩納司 沒有注意到麼？！不，范爾鮑克小姐，我注意到。

范爾鮑克 那是我的責罰！

薩納司 上帝不許我做對你不起的事體。你有原因使你很有名譽；你憐憫我，所以你所做的事體都是這樣。但是，范爾鮑克小姐，我不要吃你憐憫。

范爾鮑克 假定這是感恩呢？

薩納司 （柔和）我更怕！我有忠告。

范爾鮑克 薩納司，你必定承認這一切事體使得你辦事很困難的！

薩納司 我很承認那樁事體。不過你也必須承認我有很好的理由推測我心中所發懷恩的情感。假使情境不同，我或者使你很討厭；那是我所知道的。我並無意思在你空閒的時候同你開玩笑。

范爾鮑克 你怎麼誤會我呢！——假使你這樣想，你一定知道一位姑娘變成怎麼的樣子，她慣在外面，因為她義務上關係，留在家裏辦事。不過她判斷人家，標準完全不同。她平常所歡喜的人，到了要緊的時候，需要才具，勇氣及犧牲的精神，她就看不起了；而那些她所看不起的人到艱難的時候，尚能同她在她父親事務所裏

辦事她倒反敬重他以為人類模範——這有什麼可驚駭麼？（一停）

薩納司 謝謝你說到我。你對我很好。但是你說得太早。

范爾鮑克 （懇切）當你誤斷我所說的，所做的事體的時候，我怎麼說得太早不，這是不

會的直到我們彼此誤會非常之深使我們分離為止。（轉去）

薩納司 或者你是不錯。我不能回想一切的事體。假使我是錯了，我要慢慢找到錯的地方

使我心安——范爾鮑克小姐，你定要恕恕我，我現在有許多事體要辦。（轉去，就

走）

范爾鮑克 （心神不安）薩納司，你既然承認判斷我錯了，你不想你至少應使我——滿

意麼？

薩納司 范爾鮑克小姐，你總是一定的，我把賬目清算，你想沒有什麼了。但是我現在不能

辦。一切我所要辦的就是預備動身。

范爾鮑克 薩納司，但是你不能預備就走！你的事體還沒有做了！就是我所說的——有些

事體比那時候還早。

薩納司 你必定覺得這樣會晤延長下去，我是多痛苦呀。（轉去就走。）

范爾鮑克 但是一定的，我所懇求你的事體你沒有辦了，不能走的。

薩納司 那是什麼事體，范爾鮑克小姐？

范爾鮑克 有些事體久已發生了。

薩納司 假使我的權力可以達得到的，你所要求的事體我定給你辦的。

范爾鮑克 就是——自從那天以來，你沒有同我握手。

薩納司 你真真注意那樁事體麼？（一停。）

范爾鮑克 （微笑，轉過去。）你現在能够這樣做麼？

薩納司 （走近她旁邊。）這是比怪想還要過分麼？

范爾鮑克 （掩飾她的情感。）你怎麼問起這樣一個問題呢？

薩納司 因爲你到現在從來沒有要求我同你握手。

范爾鮑克 我要你的手給我。（一停。）

薩納司 你當真麼？

范爾鮑克 當真的。

薩納司 （快樂的聲氣。）你對於這件事情以為真真有價值麼？

范爾鮑克 極大的價值。

薩納司 （走上她那邊去。）好罷，在這裏。

范爾鮑克 （轉過來，拿他的手。）我接受你所贈給我的手。

薩納司 （面色變青。）你什麼意思？

范爾鮑克 我的意思就是我做一個人的妻子足以自豪，這個人少時就愛我，只愛我一個人，并且這個人救了我的父親及全家的人。

薩納司 唉，范爾鮑克小姐！

范爾鮑克 你寧願走去不願把你的手給我；因為我們得到你的幫助——你並沒有想到

我們是有主權的人。那是太過分了；你既然不說，我要說出來！

薩納司

（向她跪下。）范爾鮑克小姐！

范爾鮑克

我知道你有忠心的本性，精細的心思，及熱忱的心。

薩納司

這是說得太過了！

范爾鮑克

我謝謝上帝之後就要謝謝你，使得我現在變成這樣子；並且我覺得我一生的切愛你，這種的愛你在世界上很難找得到的。

薩納司

我不能回答，因為我難得了解你所說的話，但是你說這樁事體因為我要走了你代我擔憂，並且你覺得你有負於我。（拿了她的兩手。）讓我說啊！對於真理我比

你多知道些，心思也比你多用一點。然而你的才能，教育，態度，高出我萬萬——一

個妻子不應該看不起丈夫。無論怎樣我很願人家知道那件事體。不，凡是你所感想的，那是你優美的天性的結果，回想這件事體，使得我奉獻我的生命。我知道我

一切的痛苦，快樂都由你而來。你這樣生活變成自暴自棄；但是上帝知道有許多

這樣的生活！現在我的負擔輕了，因為我知道你的祝福常常在我身邊。（起來。）但是我們要一定分別——現在就要分別了！因為我在你旁邊受不了的，除非你屬於我，你屬於我一忽兒後，我們就要痛苦。

范爾鮑克

薩納司——

薩納司（握住她的兩手，阻止她。）我懇求你不要再說什麼！你在我上面太有權力；不要用這權力使我罪過！因為這是——極大的罪過——把兩個誠實的心放在假的位置使彼此痛苦，或者彼此怨恨。

范爾鮑克

但是讓我——

薩納司（放了她的手，自己退回。）不，你不要騙我。同你一道生活使得我永久憂慮，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受不了的。但是我現在同你分別很舒服的。我心裏毫無痛苦，將來回想你及過去事件慢慢的變成甜蜜蜜的。上帝祝福你！願你好運再會！（很快的向屋裏走去。）

范爾鮑克

薩納司（跟住他。）薩納司聽我的話！（薩納司拿了他的手套，外套，不管走到

什麼地方直衝出去，恰好同貝蘭脫相撞，這時候貝蘭脫後面跟了傑克勃遜。）

薩納司

請恕恕我！（望右面衝出去。）

貝蘭脫

你們兩人玩玩盲人打架的遊戲麼？

范爾鮑克

上帝知道我們怎樣！

貝蘭脫

你不要急！我有強有力的證據。（磨擦他的肚皮，笑起來。）

范爾鮑克

你必須寬恕我！父親在那邊。（望左邊一指，匆忙的向右邊走出去。）

貝蘭脫

我們似乎沒有得到特別客氣的招待。

傑克勃遜

不，我們仍願這樣，貝蘭脫先生

貝蘭脫

（笑。）這樁事體看起來好像是這樣。但是什麼事體？

傑克勃遜

我不知道。他們看起來好像打架，面孔發紅。

貝蘭脫

你的意思以為他們看起來懊惱的樣子麼？

傑克勃遜 是的，就是這個意思。嘎，錢爾特先生在這裏！（向他自己說。）老天，他看起來多

老呀！（當貝蘭脫走前向錢爾特致意的時候，他退到後面，這時候錢爾特剛剛進來。）

錢爾特 （向貝蘭脫。）我很歡喜看見你！我們小小的家庭常常歡喜你——今年尤其歡喜你。

貝蘭脫 因為今年樣樣事體比往年順利！我恭賀你付清款項——還恭賀你的決心完全付清所有債款。

錢爾特 是的，假使上帝的意旨，我要——

貝蘭脫 唔，事情這樣順利，不是麼？

錢爾特 是的，很順利的。

貝蘭脫 你經過困難，建設商業新基礎，並且把這個基礎建設得很穩固的。

錢爾特 一樁非常鼓勵我的事體，就是我得到你的信任——因此我也得到人家的信任。

貝蘭脫 我不能幫助你做什麼事體，除非你自己先做了各種事體。但是現在我們再不要

說這些事體！——唉，這個地方看起來比去年還好。

錢爾特 你知道我們每年把這個地方改進一點。

貝蘭脫 你們在這裏仍舊住在一道麼？

錢爾特 是的。

貝蘭脫 唉，我要告訴背棄你的人的消息。（錢爾特現出驚駭的樣子。）我的意思就是你的中尉！

錢爾特 嗚，他啊！你看見他麼？

貝蘭脫 我同他同船到這裏來。船上還有一位很有錢的姑娘。

錢爾特 （笑。）嗚，我知道了！

貝蘭脫 老是這樣，我並不想得樣樣事體都是這樣子。這是好像我們走到鹿羣之中，放了第一次鎗後，第二次想打牠是不容易的，因為牠們是提防着。

傑克勃遜（當他們談話的時候，大膽的向錢爾特說。）我——我是一隻豬，我是我知道

那樣事體！

錢爾特

（拉他的手。）唉，來，傑克勃遜——！

傑克勃遜

一隻大而粗魯的豬！——但是我知道那件事體。

錢爾特

那是不錯！我能告訴你我很喜歡你我之間把許多事體辦好。

傑克勃遜

我不知道怎樣回答好。你所說的話正中我心！（懇切的握他的手。）你這個人

比我好得多——我對我的太太說過。我說，「他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錢爾特

傑克勃遜，除出我們所有快樂的日子以外，什麼事體不要記牠！釀酒廠事體怎麼

樣呢？

傑克勃遜

釀酒廠這些工人盡量喝啤酒——

貝蘭脫

傑克勃遜這是很好把我送到這裏來。我們很有趣的駕車遊玩。他真是一個人。

傑克勃遜

（很懇切的低聲向錢爾特說。）那是他什麼意思？

錢爾特 那是你同許多人不同。

傑克勃遜 唉！——你知道的，我並不覺得一定是否他坐在車中一路儘管同我開玩笑。

錢爾特 你怎麼想這種事體？（向貝蘭脫。）請到房裏來。恕我先走；但是我的太太沒有預備迎接客人，因為她自己只能稍微做一點點的事體。（走進屋裏。）

貝蘭脫 我並想不到錢爾特先生對於我這樣好如我所期望的。

傑克勃遜 不是你麼？我並沒有留意到。

貝蘭脫 或者我錯了。我想他的意思要我們跟他進去，不是麼？

傑克勃遜 我知道了。

貝蘭脫 你既然把我帶到這樣遠，你必須帶我進去到錢太太那邊。

傑克勃遜 先生，我是很願意為你効勞。我很敬重錢太太——（匆忙）——當然的我也

敬重錢爾特先生。當然的。

貝蘭脫 是的。咳，讓我們進去。

傑克勃遜 讓我們進去。（他急要同貝蘭脫的特別步態一齊走路，但是做不到。）

貝蘭脫 我想最好你不要試罷。我的脚步同人家適合是很少的。

傑克勃遜 唉，我想試試看——（他們望左邊走出去。薩納司很匆忙的從右邊進來，經過舞臺，四面一看；橫過前景，背靠一株樹上。一忽兒後范爾鮑克也走進來，看見他就笑。）

薩納司 你看，范爾鮑克小姐；你現在笑我。

范爾鮑克 我不知道我要哭要笑。

薩納司 相信我，范爾鮑克小姐，對於這樁事體，你是錯了。你看事情沒有像我看得清楚。

范爾鮑克 今天我們兩人之中那一個錯了——要求恕宥呢？

薩納司 我知道就是我。但是這是不能的！兩心真真的結合必須建築在超過尊敬之上——

范爾鮑克 （笑。）在愛情上麼？

薩納司 你誤會我。你同我到社會上去不覺得困惱麼？（范爾鮑克笑起來。）你看只有這

個意思使你發笑。

范爾鮑克 (笑) 我笑起來因為你把頂不要緊的事當作要緊的。

薩納司 你知道我是很笨，膽很小——實在的，在那些人之中我是很害怕的，那些人——。

(范爾鮑克再笑。) 你看，你免不了笑我這個意思？

范爾鮑克 我們在社會上做事情的時候，我或者要笑你(笑)。

薩納司 (嚴重) 假使你笑，我精神上痛苦得很。

范爾鮑克 薩納司，你相信我，我太愛你了，所以你有小小短處的地方，我不禁要笑。真的，我常常是這樣！假使我們一道到社會上去，我看你遇到困難事體。我如若笑你，你以為我笑中有惡意麼？假使別人笑你，你以為我不拉你的手很高傲的同你一道到房裏麼？我知道你真真是怎麼一個人，別人也知道這件事體！謝謝上帝，這並不是不好的事體，世界上的人都知道的！

薩納司 你的話使我醉了無力。

范爾鮑克

(熱誠)假使你想我諂媚你，我們可以試驗。貝蘭脫先生在這裏。他在上等社會做事體，他不爲社會習氣所傳染。我們贊成他的意見麼？不要先告訴他什麼事體，我能够使他即刻發表意見。

薩納司

(失神)我不要人家意見，只要你的意見！

范爾鮑克

那是很對！假使你真覺得我的愛情——

薩納司

(性急)——那是沒有什麼關係；——只有那樣就是在很短的時候能够教訓我一切所缺少的。

范爾鮑克

看看我的眼睛！

薩納司

(拿她的手)是的？

范爾鮑克

你相信沒有什麼事體使我見你慚愧啊！

薩納司

是的。我相信。

范爾鮑克

(感動)你相信我，愛你麼？

薩納司 是的！（跪下去。）

范爾鮑克 我的愛情足維持我們的一生麼？

薩納司 是的，是的！

范爾鮑克 那麼來同我一道住；我們奉養這兩位老人——等他們百年之後我們來接手。

（薩納司忽然流淚。錢爾特走到窗邊，把總簿給貝蘭脫看，擡起頭來看見范爾

鮑克同薩納司。）

錢爾特 （靠出窗口，溫和的說）范爾鮑克，什麼事體？

范爾鮑克 （泰然）薩納司同我訂婚了。

錢爾特 這是可以的！（向貝蘭脫，貝蘭脫注視賬目。）恕恕我。（匆忙的離去窗門。）

薩納司 （情感激動，沒有聽到什麼。）恕恕我這樣長久，劇烈的奮鬪——我覺得頭重了！

范爾鮑克 讓我們走進，到我母親那邊去。

薩納司 （退回。）我不能，范爾鮑克小姐——我必須等一忽兒——

范爾鮑克 他們到這裏來了。（錢爾特把錢太太坐在椅中推進來。范爾鮑克跑到她母親

那邊，投在她的懷中。）

錢太太 （柔和）讚美上帝，祝福上帝！

錢爾特 （走上薩納司那邊，擁抱他。）我的兒子！

錢太太 那就是薩納司要去的緣故！薩納司！（錢爾特把薩納司帶到她那邊去。薩納司跪下，吻她的手，於是起來，走到背後地方，恢復精神。西納走進來。）

西納 母親，現在樣樣事體都預備好了！

錢太太 所以這裏樣樣事體都好了！

西納 （四面一看。）可不是麼？

范爾鮑克 （向西納。）恕我沒有告訴你！

西納 一定的，你保守秘密！

范爾鮑克 我保守許多年痛苦的秘密——那就完了！（西納同她接吻，低聲同她說話，於

是轉向薩納司。

西納 薩納司！（握他的手。）現在我們是姊夫小姨麼？

薩納司 （困累。）唉，西納小姐——

西納 但是你現在不能稱呼我西納小姐，你知道的！

范爾鮑克 你必定希望那個！然而他仍舊叫我范爾鮑克「小姐」

西納 唔，無論如何，你們結婚的時候，他不能這樣稱呼。

錢太太 （向錢爾特。）但是我們的朋友那裏去了？

錢爾特 貝蘭脫先生在辦公室裏。他在窗邊。

貝蘭脫 （在窗邊。）我同我的朋友傑克勃遜出來恭賀你。（走出來。）

范爾鮑克 （向錢爾特走來。）父親！

錢爾特 我的孩子！

范爾鮑克 假使我們不知道那些不好的日子，我們怎樣知道今天快樂的日子。（他手給

她一握。

錢爾特 (向貝蘭脫) 讓我帶我的女兒范爾鮑克未婚夫來見見你——薩納司先生。

貝蘭脫 范爾鮑克小姐，我恭喜你選中夫婿——我恭喜你們全家有這樣的一個女婿。

傑克勃遜 我雖然是一個笨人，我也可以說這個孩子在丁年的時候就同你相愛——不

會太早一點。但是我實在告訴你，我決不相信你有意嫁他。(大家都笑。)

錢太太 西納低聲告訴我說飯菜涼了。

西納 貝蘭脫先生，我可否替代母親，要求你帶我去吃飯呢？

貝蘭脫 (他的手臂給他) 榮幸得很！——但是讓我們的一對新人先走！

范爾鮑克 薩納司——？

薩納司 (當他的手臂給她的時候，低聲的說) 想想你挽着我的手臂！(他們走進房裏，後面跟了貝蘭脫，西納，及傑克勃遜。)

錢爾特 (他預備把她的椅推進去的時候，俯首在他的太太頭上) 我愛，現在上帝賜福

錢太太

於我們家裏！

我的愛人呀！
（閉幕）

（完）